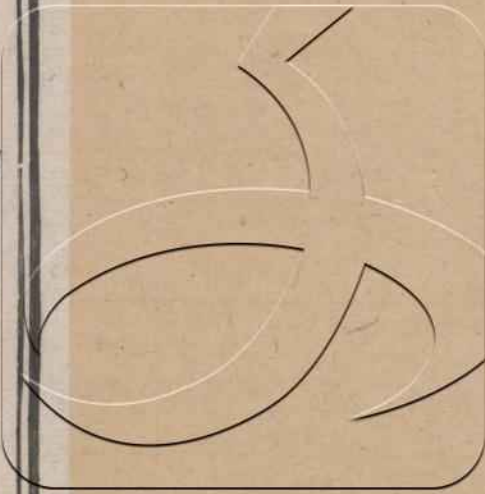




旱
江
縣
續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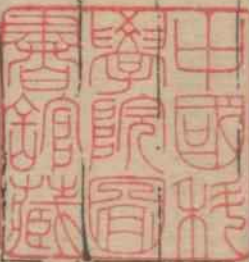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吳江縣續志卷二十二

書目一

吾邑文學彬彬稱盛焉乾隆三十



詔收天下遺書得入

四庫者凡二十九附存者凡六十八其書如朱鶴齡張尚瑗

陳啟源輩前志載之矣顧其書或存或不存今恭依

欽定簡明日錄概錄於卷首次以附存書日後亦分為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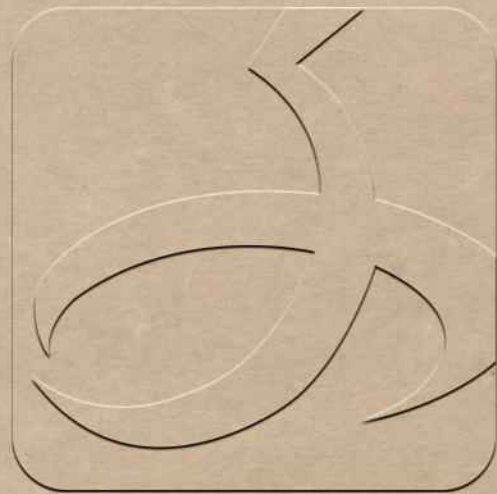
有序可發明書旨者必節錄以見梗概然無傳者多矣

春秋讞語九卷元王元杰撰

四庫全書目錄原本十二卷今後三卷已佚其書輯程子朱

子春秋之語共為一編而以胡安國傳補所未盡安國在

朱子前而列朱子後者以程朱為主故也



尚書砭蔡編一卷明袁仁撰

四庫全書目錄皆糾正蔡傳之誤大抵皆引據古義以相詰難雖不免有心立異而中其失者居多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明袁仁撰

四庫全書目錄錄仁此書亦攻駁胡傳之失與陸粲書同旨其間吹求過當者十之一二而已

論語商二卷明周宗建撰

四庫全書目錄宗建風節稜稜而其學則姚江之末派故此書語不盡醇然簡要明通之處亦足釋聚論之膠轕取其
所長而知其所短可也

尚書埤傳十七卷朱鶴齡撰

四庫全書目錄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次為逸篇偽書

及書說餘一卷辨孔傳為真本埤傳十五卷詮釋義理而不廢名物訓古之學頗為持平

禹貢長箋十二卷朱鶴齡撰

四庫全書目錄其考定禹貢山川不及後來胡渭之精核而博贍於毛晃程大昌傅寅之書

詩經通義十二卷朱鶴齡撰

四庫全書目錄此書力駁廢序之非所採諸說於漢用毛鄭唐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軾呂祖謙嚴粲 國朝用陳啟源其釋音明用陳第 國朝用顧炎武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朱鶴齡撰

四庫全書目錄亦補正杜預註之闕譌集舊解者十之七出新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是時

炎武書尙未成乃據其華陰所寄之藁本也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陳啟源撰

四庫全書目錄朱鶴齡撰詩經通義啟源實佐成之然通義兼權衆說此書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佐以鄭箋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稽古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其堅持古義不容一語之出入誠不免或失之拘然較諸臆斷說經則相去不止倍蓰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張尙瑗撰

四庫全書目錄尙瑗初受春秋於朱鶴齡作讀三傳隨筆後漸成卷帙乃排纂而爲是書取楊雄羣言淆亂折諸聖語爲名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雖貪多務得多取

漢魏以下史書以證傳文未免

而取材既廣微言大

義亦往往而在

重修玉篇三十卷梁顧野王撰

四庫全書目錄野王撰唐孫強增加宋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等奉敕重修以爲野王原本者誤也士俊家刊本以爲孫強本者亦誤也分部五百四十與說文數同而部母有所更易又改篆書爲隸書故所收字亦多於說文

藝林彙考二十四卷沈白南撰

四庫全書目錄本所輯類書凡二十四門此本僅刻其棟宇服飾飲食稱號植物五門所採皆諸書之有辨證者雖依文排類無所論斷而異同兼備本末悉賅開卷釐然與考證之學無異故進而列之雜考不使與摘錄字句徒供文

藻者伍也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唐陸龜蒙撰

四庫全書目錄即所自編以叢脞細碎故名叢書其多載雜文而不及松陵集中詩亦與皮子文數同二人倡和之詩未易分甲乙雜文則日休多偉論龜蒙多小品然閑情別致亦自為一家

甫里集十九家附錄一卷唐陸龜蒙撰

四庫全書目錄宋葉茵編龜蒙詩文繁富其成編者僅笠澤叢書松陵集頗多散佚寶祐中茵採得逸詩一百七十一首合二書所載共四百八十一首編為十九卷而以碑傳之類別為一卷附焉

西村集八卷附錄一卷明史鑑撰

四庫全書目錄王士禎香祖筆記稱其集二十八卷今未之見此本詩文各四卷乃其孫周所刊也鑑雖不求仕進而留心經世故集中多切於實用之文於三吳水利言之尤悉詩亦落落無俗韻

愚庵小集十五卷朱鶴齡撰

四庫全書目錄鶴齡初攻詞賦後顧炎武勸以窮經遂研精注疏故其文引據考證具有原本嘗註杜甫李商隱詩其詩格亦出入於二家

詞苑叢談十二卷徐鉉撰

四庫全書目錄鉉輯錄詞家故實分為七類采摭頗詳惟引書不著所出是其一失朱彝尊陳維崧等嘗病之鉉亦自欲添註而訖未能也

庾開府集箋註十卷吳兆宜撰

四庫全書目錄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信

集在元末尚有傳本至明遂佚此本蓋從諸書鈔撮已非

其舊胡渭欲為作註而未竟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

補綴成書

徐孝穆集箋註六卷吳兆宜撰

四庫全書目錄較庾信集箋註稍略似乎未成之本然亦有

足備參考者

李義山詩註三卷補註一卷朱鶴齡撰

四庫全書目錄李商隱詩舊有劉克莊張文亮二註久已散

佚明末釋道源始為作註而冗雜特甚鶴齡是編蓋因其

舊本重為補正然所採不及十之一引故實援據史

傳不及程夢星馮浩諸本之備而不以其詩為豔詞亦不

字字句句附會時事則較諸家為善焉

四庫附存目錄

毛詩或問一卷明袁仁撰

顧氏易解一卷明顧曾唯撰

治河通考十卷明吳山撰

今文周易衍義十二卷明徐師曾撰

禮記集註三十卷明徐師曾撰

書經說義一卷明杜偉撰

易鼎三然一卷明朱天麟撰

周易通十卷浦龍淵撰

周易辨二十四卷浦龍淵撰

吳江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易說要旨一卷李寅撰

吳江水利考五卷明沈啓撰

南船記四卷明沈啓撰

皇都水利一卷明袁黃撰

鄧尉聖恩寺志十八卷明周永年撰

建文書法擬五卷明朱鷺撰

永陵傳信錄六卷明戴笠撰

百城烟水九卷徐崧撰

卓行錄四卷黃容撰

江南星野辨一卷葉燮撰

中山傳信錄六卷徐葆光撰

祈嗣真詮一卷明袁黃撰

補計然子一卷明董漢策撰

唐類函二百卷明俞安期撰

詩雋類函一百五十卷明俞安期撰

啟雋類函一百五十卷明俞安期撰

類苑瓊英十卷明俞安期撰

三才考略十二卷明莊元臣撰

漢魏別解十六卷明葉紹泰撰

學古適用篇九十一卷明呂純如撰

吳都法乘十二卷明周永年撰

長松茹退二卷明釋真可撰

類音八卷潘耒撰

脈賸八卷續編四卷鈕琇撰

吳江縣志 卷三十一
半江集十五卷明趙寬撰

恭肅公集十六卷明周用撰

文體明辨八十四卷明徐師曾撰

陽明要書八卷附錄五卷明葉紹出撰

評註八代文宗八卷明袁黃撰

雅宜集十卷明王寵撰

禹川集五卷明周大章撰

度曲須知二卷明沈寵綬撰

壯游編三卷明王叔承撰

絃索辨訛三卷明沈寵綬撰

吳越游八卷明王叔承撰

琴瑟集十卷明俞安期撰

羣賢梅苑十卷朱鶴齡撰

樂府英華十卷顧有孝撰

文通公集二十卷金之俊撰

改亭詩集六卷文集十六卷計東撰

遂初堂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潘耒撰

臨野堂文集十卷鈕琇撰

已畦集二十一卷原詩四卷葉燮撰

秋茄集八卷吳兆騫撰

柳塘詩集十二卷吳祖修撰

玉臺新咏箋註十二卷吳兆宜撰

林下詞選十四卷周銘撰

古今詞話六卷沈雄撰

以上入

四庫者二十種附存者五十八種前志皆載

儀禮小疏一卷沈彤撰

四庫全書目錄形取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五篇為之疏箋各數十條又各為監本刊誤未附

左右異尚考一篇攷證明確

周官祿田考三卷沈彤撰

四庫全書目錄形因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凡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

積算特為精密

春秋左傳小疏一卷沈彤撰

四庫全書目錄形補杜注之遺其稿未成祇一卷是時惠棟

左傳補註一書尙未出此書疑棟亦未見故兩不相謀而各有所得云

果堂集十二卷沈彤撰

四庫全書目錄形穿穴經學精於考證集中釋經之文多補

註疏所未備雜文亦皆爾雅深厚語有本原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一卷徐大椿撰

四庫全書目錄大椿於神農本經採取百種各推闡其主治之所以然有常用之藥而反不收入者凡例謂辨明藥性

使人不致誤用非備品以備查閱也

蘭臺軌範八卷徐大椿撰

四庫全書目錄大椿持論以張機諸方為主唐人所傳有合有不合宋以後彌失古法故所探古方為多疏通證明具

有精理

傷寒類方一卷徐大椿撰

四庫全書目錄講傷寒論者如聚訟大椿以為張氏非依經立方之書乃救誤之書當時隨證立方本無定序但使方以類從證隨方註使人知按症以求方而不必循經以求症雖未必合張氏本意亦芟除葛藤之一道也

醫學源流論二卷徐大椿撰

四庫全書目錄其大綱凡七其子目凡九十有三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

道德經註二卷陰符經經註一卷徐大椿撰

四庫全書目錄其凡例詆譏河上公王弼諸家未免已甚其謂老氏之道在六經以上亦屬徧見其所註則實簡而明

四書講義十六卷沈祖惠撰

長洲沈德潛序自前明以四子書命題取士 國朝因之夫以孔曾思孟四聖賢之書後世學者附之以立言可謂尊矣或者又謂實敗壞人才豈不以徒拾濂洛關閩之餘裔而迄無心得甚或并求如是不可得意若斯其敝也在學者苟且速化不能好學深思而心知其意講說之陋無以貫穿乎六經仁義之旨自有明定陵之季曲說繁興百餘年來體注之盛行久矣吾祀子虹舟之為制義也所謂修辭立誠而言有物者也人愛重其文訖不能掇拾其一子此之謂心得既而病家存淺說之支離庸妄及大全諸家之所蒼萃究無所折衷以要於簡約乃一空諸說而自為之以一洗訓詁之習間亦有以補朱子所未及蓋以經

證經故無一之憑於其臆亦以經證我故無一不出於其
心之所安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得夫如是則廓然而大
通發之於文為通論成之於學為通人是編於數年前曾
出以示余余題為四書義通顧余所以序之者仍不外通
之一字云

尚書小疏一卷沈彤撰

三經附義六卷李重華撰

詩傳叶音考六卷吳起元撰

釋骨一卷沈彤撰

明湖讀畫錄一卷月湖賸藁四卷王樑撰

書隱叢說二十卷袁棟撰

沈德潛序

陳祖范序

阮學濬序

祭寅斗序

自序甚矣著述之難也六經而下自周秦漢魏以來諸子
代興百家並作大約不失之於偏頗即失之於奇詭不失
之於纖末即失之於膚陋談理者往往以私智穿鑿為能
不則街談巷議耳所以偏者失其中詭者失其正識者失
其大膚者遺其精也余束髮受書自中年以往輒肆力於
經史百家之言仰思天道之遙俯觀人事之繁成辨惑論
數卷世人有大惑者則大辨之有小惑者則小辨之而未
暇成也其議論考據辨駁援引總期解世之惑而已近日
說部書益衆惟顧亭冰先生日知錄出一洗說部之陋宋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一
容齋五筆差爲先聲矣余之爲是也略祖容齋五筆亭林
日知之意善其欲言者以垂示子孫不敢問世也其不言
者非不能言卽不欲言者也書隱者所居之樓名亦自號
也叢說者隨筆所書無倫序之言也

以上入

四庫者九種附存者七種前志未載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三

藝文二

書目二

昏禮集傳一百卷顧我鈞撰

自序禮經之文有用之王朝者焉有用之侯國者焉有用
之鄉邑者焉其最下乃達士庶雖曰禮儀三百其爲上下
同之者冠昏喪祭之外無他矣三代後冠禮久廢近世以
來公卿大夫皆不立廟但行薦寢之禮況士庶乎則所行
惟昏喪二者而已夫昏喪二禮固人道之終始也不有昏
禮何以正始而綿繼嗣不有喪禮何以正終而伸誠信余
以擣昧竊慨世之不能行也嘗思專取二禮條列經文考
求註義參以諸經及子史百家之書薈其行事綜其議論
使法戒並存得失其見足以折衷古今而要之亦不拂乎

宜俗既得徐氏讀禮通考讀之慨然曰是真先得我心者喪禮無煩更作矣於是獨取昏禮創立門類合羣書而採輯之功未及半會以試事入都客吾師秦味經先生寓邸先生時有五禮通考之輯命余同事編校自愧曩者沾沾一門萬不如五禮並輯之博而精然五禮之書雖欲與徐氏合而爲一其體例終不能與喪禮準又所採但及經史與余書亦有大概不侔者歸後復事編摩都爲百卷雖採輯之博案斷之精度不能與徐氏爭勝然是非法戒備矣區區之誠所樂與讀書講學之士其考求而審擇之也

四書質疑潘昶撰

三傳谿毛 爲人後考顧我鈞撰

禮記類謀三十六篇袁棟撰

自序禮記乃諸弟子雜述見聞及漢儒采摭而成自大戴剛古記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漢儒增入樂記月令明堂位遂爲四十九篇宋時取大學中庸列入四書止存四十七篇先儒謂禮記爲儀禮之傳非也記中論喪都與儀禮近其論冠昏與祭是義不是儀其餘有制度有通論與儀禮全別要之儀禮是禮而禮記爲道耳其書如郊特牲雜冠禮昏禮雜記中亦不盡喪禮以及內則檀弓喪服記諸篇多雜越失次唐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巖上疏請改撰禮記不果朱子編校儀禮經傳通解取戴記附於儀禮且輔以他篇之文元吳草廬爲禮經纂言取本文參互考訂以類相從惜不載全經棟不揣固陋宗述朱子及草廬之意取而更定之間附以已意句之可附者附之

章之可類者類之篇之可合者合之前後之可釐正者釐正之其篇次目錄亦略為更定列為三十六篇名曰類謀以他經而論易之爻象以散附則散附之書之武成可考定則考定之大學之次序可正定則正定之即以禮記而論大戴八十五篇小戴可刪則刪之樂記月令明堂位漢儒可增則增之大學中庸宋儒可表出則表出之安見鄙見之必戾於聖人乎世有朱子當質之以為何如也

四書補音袁棟撰

四書闡周孝均撰

四書卮言五卷金學詩撰

自序經宋儒表章而發明之至朱子章句集註而大備大義微言抉摘無遺緒士髦黻入學至於老耄競競焉奉一

先生之訓束以繩尺一道同風之治猗與盛矣蓋注疏諸家遞有授受訓詁多牽率而不貫于理自有朱子始撥雲霧而覩青天然當著書時自云本之注疏參之釋文採之儒先則筌蹄所在未可廢也課徒之暇取舊說之異于朱註及後儒議論有足廣見聞者並錄之其或疑義所存參以鄙見亦附載以質高明所以備觀于得失之林而深究其醇疵之致非敢謂章句集註有不醕不備之憾也

漢書說十卷費錫璜錢塘沈用濟同撰

四書合闡陳文炳陳綸同輯

大學合抄陸燿撰

春秋說疑續周脊撰

毛詩音訓 周禮注願佑行撰

吳江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四書大全續編 書解葉丹桂撰

四書集註箋疏陳士任撰

易要 詩譜任思謙撰

任氏述記五十六篇任兆麟撰

長洲褚寅亮序記錄之書曷昉乎昉諸七十子之徒禮古

記百三十一篇載漢志者是已近世唯肆小戴氏所傳其

他遺文軼典流傳至今者舉勿考也任太學文田嘗依朱

子與呂伯恭論定禮記編次分爲五類集儒先之說而注

之又編錄三代兩漢遺書首夏小正爲敬時大法丹書實

傳心典弟子職教學之則小爾雅訓詁之遺司馬法軍禮

之經曾子立言瀆實樂記闡義精微以暨伏生書大傳韓

生詩外傳大戴氏禮記董子說春秋晉六經流別也而文

字爲經藝之原養教爲生民之本故以許氏說文荀氏漢

紀終焉凡五十六篇曩者董蔗林尚書貽余曰文章唯讀

周秦漢經術兼通天地人良自慚悚今當書以移贈於編

錄是書之惜尤有當云

心齋十種夏小正補注 石鼓文集釋 孟子時事略 弦

歌古樂譜 綱目通論 尸子 四民月令 襄陽耆舊

記 文章始 壽考傳任兆麟撰

孝經本義 尚書古文敘錄 毛詩通說 春秋本義 朱

子粹言 聲音表任兆麟撰

弦歌古樂譜

吳縣潘奕雋序余少好琴習數引比長奔走南北盡忘之
疑古人無故不撤豈人人習爲綽注吟揉而又未敢決其

必不然也癸卯夏任子心齋手一編見示悟古人制作無不任天地之自然其委曲繁重皆後起之數也任子之言皆折中先儒確有依據由其說將吾儒誦讀之暇人人可以拊冰絲作一再引於以陶寫心性歌咏太平琴學之興正在今日嗚呼豈不休哉

夏九州經界疏證一卷廷鶴壽撰

自序堯典言舜肇十有二州冀沅青徐揚荆豫梁雍見於禹貢其餘三州不可得聞馬融鄭元王肅咸謂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此徒見爾雅釋地有幽營周禮職方有幽并遂取以補十二州之名非他有所據也墨子兼愛篇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

虜池之竇灑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貊與西河之民西河在雍州東底柱在冀州南此治雍冀二州也又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槌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孟諸明都也在豫州東九澮九河在沅州西東土謂之青州中土謂之冀州此治豫沅青三州也又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南夷之民江漢發源於梁經流於荆淮在徐揚之間汝自豫而入揚五湖在揚此治梁荆徐揚四州也漁竇疑卽夏陽之龍門山陸防疑卽鉅鹿之大陸澤此猶易見者也其疑而莫定者說文解字派水起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意卽所謂派注與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意卽所謂孫皇之水與北山經敦與之山泝水

夏九州經 卷三十三
出于其陰而東流至于彭水意卽所謂后之邸與夫墨子
所述只九十九言而讀之者疑義有五其何以定夏九州
之經界乎然古人畫州分界無不因乎山川之大勢則禹
貢之山水澤地俱在可約而得豫州居中其餘八州鄰於
四裔沈青徐之東以渤海遼水東海爲界揚荆梁之南以
南海衡陽瀘水爲界梁雍之西以岷山黑水爲界雍冀之
北以豬野雁門爲界近代言禹貢者必東極朝鮮南踰嶺
嶠西跨嶺臺北抵沙漠荒遠無憑豈夏王則壤成賦之指
哉

夏九州分土疏證一卷迮鶴壽撰

自序昔者堯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然非堯爲之乃禹爲之也禹平水土在唐堯七十有一載

隨刊所至悉紀其道里故水經廬江水注云廬山之南有
大禹刻石志其丈尺里數夫里有以徑直言者有以積方
言者山海經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二千九百五十
里又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有五十
六里以徑直言也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以積方言也然徑直之里與積方之里非有二也大戴禮
記王言篇孔子曰三步而里方里而井本作而井三井而
句烈三句烈而距蓋指積方之里也又曰五十里而封百
里而有都邑蓋從積方之里以推徑直之里也今之考象
緯者咸曰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按里差以分節氣無不
吻合其法以百有八十丈爲里是卽三百步而里之古法

六尺爲步十尺爲丈古今所同故里法亦同設有不同則據地之經度以候時之早晚必有不合者矣余故據今府州四至之里數以核夏九州之里數除沅州東境之淪於海者凡積千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九里開方之得三千三百七十四里有半少強餘百二十九里此就甸侯綏三服計之書稱至於五千則兼要荒二服言之是爲泛域之大數王肅謂大地執平原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賈公彥亦云東都三面山林雜今唯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地今卽禹貢九州積數首除名山大川次除山澤邑居其餘五百二十萬六千六百九十里山林藪澤京陵瀆鹵疆潦偃豬居其半原防隰皋沃衍居其半是爲民田之大數殷九州經界疏證一卷迮鶴壽撰

自序太史公作夏本紀錄禹貢全文及至作殷本紀則於九州之分合無一言及之豈商家之圖籍罕有存焉者耶然卽其敘事所及因以知王畿有七焉曰南薄曰西薄曰馭曰相曰邢曰河南曰河北侯國有十一焉曰葛曰周曰九曰鄂曰崇曰飢曰微曰箕曰有辛曰昆吾曰三豎地名有十二焉曰鳴條曰秦卷曰桐宮曰傅險曰北里曰沙邨曰羨里曰洛西曰盟津曰牧野曰有娥之虛曰河渭之間水道有四焉曰江曰沂曰河曰淮爾雅釋地所載九州冀豫雍荆揚沅徐幽營太史公不採入本紀則未嘗以爲殷制也李巡孫炎郭璞諸家見禹貢有青梁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而遂斷以爲殷制此亦或然或不然之事矣然而世易千年人經數聖必欲舍爾雅以求殷制其他更

何所據今試取史記以釋爾雅猶可得殷九州之大略也
本紀言東爲江北爲沛西爲河南爲淮江之合漢在荆故
漢南曰荊州也江之入海在揚故江南曰揚州也沛之會
汶在徐故沛東曰徐州而沛西則沈州沛南則營州也河
入塞在幽州之西而淮爲徐州之水渭與洛爲雍州之水
也本紀又言湯居南薄從先王居西薄盤庚遷河南皆在
豫州仲丁遷隄在沈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武乙徙河
北皆在冀州若夫葛伯有莘國於豫西伯崇侯國於雍三
夏國於沈九侯鄂侯飢氏微子箕子昆吾國於冀鳴條之
奔徐地也桐宮之放豫地也泰卷之歸沙邱之戲沈地也
敗有妣築傅險舞北里拘羗里會盟津誓牧野冀地也武
乙獵河渭之間文王獻洛西之地雍地也然則商家之圖

籍雖亡而以釋地之九州爲之經殷本紀之王畿侯國地
名水道爲之緯星羅而棊布之亦可以了如指掌矣

殷九州分土疏證一卷迨鶴壽撰

自序殷人之言積方詩有明徵元鳥稱邦畿千里維民所
止肇域彼四海鄭康成謂肇當作兆王畿之內其民居安
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元鳥裕高宗之詩也高宗都西
薄卽今河南府偃師縣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則必東至歸
德府睢州西至陝州靈寶縣南至南陽府南陽縣北至潞
安府潞城縣始盈此數然後推及四海以成五服然其間
自有變通之法非必整方如棋局也王制作於漢文之世
而前儒皆以爲殷制其述民田之大數則曰凡四海之內
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畝

原本八十字此重萬億二字

合可壘不可壘之地言之也其述區域之大數則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蓋割冀州之南以爲北境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蓋取豫州之全以爲南境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遙蓋割雍州之東以爲西境此爲王畿言之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荆揚二州在其中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沈徐營三州在其中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幽州在其中此爲侯服言之也殷九州積方之數與夏不甚相懸嘗以今之輿地推之凡積千五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五里開方之得三千二百四十九萬里少強餘二百六十四里其中可食之地不過四百九十萬二千六百有五里乃知王制所謂海內爲田八十一萬億畝實兼山林川澤焉而其外尚有四裔遠服總而計之至於五千故曰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此亦如禹貢以甸侯綏三服爲則壤成賦之區而要荒二服則聽夷狄戎蠻居之也古人言西則兼北海內西經稱流沙出鍾山卽今山西甘肅塞外之陰山其地當雍州之北幽州之西尙書所謂流沙形如月初生五日也

周九州經界疏證一卷 迮鶴壽撰

自序余讀鄭氏詩譜竊怪其譜出鄘衛也胡弗云其封域在職方冀州河內之地北踰漳水東及沅州河東之境其譜檜鄭也胡弗云檜在職方豫州熒雒之間宣王封母弟友於鄭在華山以西北其子武公國於新鄭在圃田以西熒水以南乃猶取證於禹貢之山水澤地何其疏於地利若此及觀班氏地理志於揚州曰會稽在山陰具區澤在

吳北江在毗陵中江出蕪湖南江在吳於荊州曰衡山在湘南雲夢澤在華容江水出潯氏道漢水在武都潁水出陽城於豫州曰太華山在華陰圃田澤在中牟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雒水出上雒而東南正南河南之三州畢舉矣於青州曰盟諸澤在睢陽淮水出平氏泗水出卞沂水出蓋術水出東莞於沈州曰岱山在博大壑澤在鉅壑河水至章武入海沈水至琅槐入海雷澤在成陽於雍州曰吳山在沂涇水出涇陽萬水出沂渭水出首陽洛水出歸德而正東河東正西之三州畢舉矣於幽州曰無慮縣在遼東奚養澤在長廣淄水出萊蕪時水出博昌於冀州曰霍太山在魏清漳出沾汾出汾陽濁漳出長子於并州曰恆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鄆庫池河出鹵城澠水

出靈邱涑水出廣昌易水出故安而東北河內正北之三州畢舉矣其有不備者五湖聯於具區湛水歸乎淮浦波分自雒滎流及漢沂水可以賅沂山雷澤可以賅雍水太華可以賅揚紆此班氏之省文也河沛又爲幽州川在干乘勃海漁陽之東漢時已淪於海故班氏亦不之及非蒙上沅州文也班氏謂去先王之蹟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聞考蹟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信哉斯言賢於鄭氏詩譜多矣

周九州分土疏證一卷述鶴壽撰

自序鄭康成王制注武王初定天下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孔仲達疏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里夫周之天下卽夏殷

之天下安所得七千里而斥入之夏官入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卽貢所謂甸服也其外面各二百五十里侯畿甸畿卽甸服也男畿采畿卽綏服也衛畿蠻畿卽要服也夷畿鎮畿卽荒服也合之亦方五千里唯蕃畿在五服外多於夏殷五百里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其於夏殷亦通職貢特未列諸五服中耳余嘗據今圖志以推周九州之積數凡千有四十一萬有百四十九里開方之得三十二百二十六里有半少弱少百五十有二乃知鄭孔之說不足據又以今省會所分之界限徵之直隸居北以保定爲省會北界長城南界蘭陽相距千六百二十八里於周爲并冀二州地其南河南以開封爲省會北界成安南界黃安相距千二

百九十里於周爲冀豫揚三州之地又南湖北以武昌爲省會北界羅山南界臨湘相距六百八十里又南湖南以長沙爲省會北界監利南界連州相距千一百五十里於周爲揚荆二州地通計四千七百四十八里而自成安至蘭陽犬牙相錯尙有三百六十里然則周之天下止有五千餘里益可信矣昔在漢武窮兵黷武悉舉蠻夷而郡縣之故漢志稱東西九千三百有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也漢雁門郡當周并州北境而續漢志稱在雒陽北千五百里漢長沙國當周荆州南境而續漢志稱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南北相距五千餘里是卽周九州之界限自雁門以北長沙之南非周九州之所轄也

孟子正經界班爵祿兩章疏證一百二十卷迨鶴壽撰

韻字急就篇十卷 迮鶴壽撰

讀易漢學私記二卷 讀易啟蒙二卷 周易集義 周易

正義舉正 周易本義箋 明堂圖考一卷 考工記拾

遺一卷 詩說一卷 陳壽熊撰

易圖貫義 周珣撰

三傳匡謬 讀左尺見 趙振業撰

詩考異再補 說文通正二卷 陳岫撰

春秋地理志今釋 鄭璜撰

漢易彙闡 春秋經釋 音律考 錢渭陽撰

鄉黨圖考補正 迮愛蓮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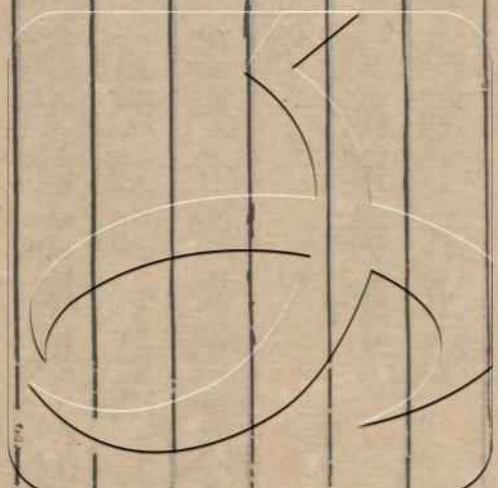
答疑孟 正朔考 陳鍾英撰

毛傳詩箋異義解 沈鎬撰

讀三禮筆記一卷 讀詩筆記一卷 沈日富撰

春秋輿地譜 春秋氏族譜 春秋年表 詩經音韻 說

文考略 陳忠恕撰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四

藝文三

書目三

吳江縣志五十九卷

知蘇州府事三韓傅椿序

知吳江縣事衡陽丁元正序

知吳江縣事滇南陳漢纘序

震澤倪則孟序

沈彤序彤始建議今縣與舊縣全半不同吳江志於全縣
 時之事與人宜悉載既分乃列其屬今縣者倪先生謂宜
 卽割存之地總今昔之事與人爲之而於震澤置縣前考
 其地所有而追纂焉使兩志可離可合丁公因語彤斷以
 地并斷以時者義周專以地斷者法徑今將與震澤志相

出入其從徑者故茲志於分縣前之事與人自賦役官制外並卽今所存地編纂而不悉載凡十類九十七篇

震澤縣志三十九卷沈彤撰

知蘇州府事三韓傅禧序

知震澤縣事樂城陳志初序

震澤倪師孟序

沈彤序

松陵所見錄周汝翼撰

山東運河備覽陸燿撰

沿革表自序運河歷代經營之蹟與建置先後散在簡冊豈能責人以徧觀卽備考所書沿革源流已屬簡便易知而上下五百餘年縱橫一千餘里非素有全局在胸猶執

卷而未免茫然也茲爲年經事緯羅列於篇可以因黃運相關之勢而知古人奏績之難考牘漕遞變之形而見古人施功之序起元至元十六年者重是年爲元始一統之年也

職官表自序漕河經始官無定員明初或以工部尙書侍郎侯伯都督提督運河自濟甯分南北界或差左右通政少卿或都水司屬分理又差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其運河牘泉或以御史或以郎中或以河南按察司當理後止設主事三年一代然俱爲漕運之河不爲黃河也惟總督河道大臣則兼理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黃河自明成化宏治間始或以工部或以都御史駐劄濟甯州

國朝康熙十六年以後江南工程緊要移駐清江浦雍正七年分設總河駐清江者專管江南河道駐濟甯者專管河南山東黃運兩河加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銜十年又添設副總河旋罷其濟甯管河兵巡道設於前明隆慶年間然南旺甯陽夏鎮張火臨清等處各有分司自分司裁革河道插泉併濟甯道管理康熙十九年改爲通省河道乾隆元年加兵備銜凡院道以至丞倅等官題名碑記不能全無訛漏自元迄今差遣督治諸臣不係專官事竣卽已其間姓名湮晦勞績罔聞者多矣茲據元明諸史志悉爲羅載而仍錄全河備考以資考證庶幾展卷瞭然云

泗河廳河道自序山東運河由江南下邳梁王城至黃林莊入山東嶧縣境爲兗州府泗河通判所轄其地當漕運入境首程事務頗繁兼以微山一湖瀦洩事宜經理不易乾隆三十九年今河督姚公奏請改設同知卽以駐劄郟城之沂河同知改爲通判一經轉移彼此各協至於治洩之績在山東者一百六十里尙有一百里爲江南所轄且自隆慶以後屢試屢廢凡閱數十年而其功始竟昔人成勞不可不令首尾完備因具錄開洩始末并經理中阜二河事略於前然後以牘爲綱詳其經制規畫述前聞徵近事使司事者有考焉

運河廳河道自序運河同知所轄踞山東全省運河之上流其水則汶泗沂沭其瀦洩則蜀山南旺馬踏馬場南陽獨山昭陽諸湖而署在濟甯又爲河帥監司治所號稱繁

劇先是濟甯甯陽南旺先後設有分司雖兼泉職實專漕
務同知一員俯首受成而已自分司裁而同知之責斯重
始明正德七年嘉靖中裁而復設利導節宣實司機要故
運河廳二百七十五里之河湖既治即通省一千二百里
之牖漕無不治也其間輿革源流古今殊勢摘要綴錄篇
幅較多釐為運河廳河道

捕河廳河道自序捕河通判駐劄張秋其地當黃河荆隆
口下流之衝前明屢受淹浸徐武功劉忠宣先後築塞厥
功茂焉今雖外倚黃陵為固而沙泥驟長直貫鹽河入海
地勢亦關緊要且戴村一壩為全汶伸縮之鎖紐均係廳
員專責可不慎與考明宏治年間設立河廳嘉靖中兼管
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嘉祥鉅野城武金鄉平陰鄆城捕務

因有捕河之銜今既別設糧捕通判而河廳仍沿舊號似
宜徐議改正云

上河廳河道自序東昌府管河通判原管德州等十餘州
縣衛河道計六百餘里康熙二十一年總河靳文襄公輔
始請添設下河通判一員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
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八州縣衛河道駐劄武城縣而以原
設之通判改為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堂邑博平清平臨清
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然是時上河通判猶兼管聊
城等十四州縣糧務當收漕監兌之時正挑挖運河之候
彼此兼顧難以分身乾隆六年總河白莊恪公鍾山奏令
專管河道其糧務歸清軍水利同知管理

下河廳河道自序下河添設通判已見於前而其所屬境

內有直隸清河縣河道二十里故城縣河道十六里各有縣丞屬下河通判兼轄如江南沛縣河道屬泗河同知之例雍正九年改歸直隸河間府同知管轄於是上下不能相應撈淺催漕不免觀望推卸之弊今宜仍歸下河卽此三百餘里漳衛之水責成益專矣凡是夏津至德州河道皆爲下河通判所轄

泉河廳諸泉自序山東漕渠名有五水濟運實則專賴汶泗其泉源散布於十七州縣分隸兗泰二府非有專員濬治難以暢利通流明永樂時原設管泉分司於甯陽管河分司於濟甯後裁甯陽分司歸併濟甯

國朝康熙十四年又裁濟甯分司以運河同知兼管至雍正四年方以內閣學士何公國宗言增設管泉通判一員顧幅員方數百里而泉在山溝泥穴之中或聚數十泉於跬步之間或發一二泉於百十里之外一人耳目未能周徧因有管泉佐雜十二員督率泉夫分地疏濬法已盡善准是各佐雜進退黜陟之權不由通判仍未免呼應不靈視泉務爲緩圖是又當酌量變更使通判得持三尺以繩其後庶幾濬發不窮靈泉日出矣

沂河廳壩工自序沂河通判其始本爲沂郟海贛捕盜同知屬兗州府康熙二十三年准沂州生員王卣等請而設二十九年總河王公新命修築禹王壩工因令郟城縣丞管理而以同知就近兼轄雍正二年分沂州爲直隸州十二年陞知府遂隸沂州府乾隆二十一年始改沂郟海贛爲沂河同知專管河務二十八年今河督姚公奏移同知

於泇河而以泇河通判移爲沂河通判所屬止郟城縣丞一員歷年沂沭安流事務清簡在河院中最爲閒冗云挑河事宜自序昔胡伯玉言河渠徒役防旱防溢迄無休暇裸袒從事不罹蒸濕則病瘵輝林郎山紀事謂南旺大挑晝旣靡遑夜尤業業非漏下二鼓弗休邪許之聲相聞數里時值祁寒膝六夫作淤泥亦成堅冰丁夫斃窮瑣尾非有綿繆厚繒沾體塗足盡皆皴裂顧此能不惻然謝在杭詩云淺水沒足泥沒胛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風天欲霜十人八九指欲斷又云天寒日短動欲夕傾筐百返不盈尺隄防濕草炊無煙水面浮冰割人膝蓋夫役勞苦自昔如此顧額設尙多赴功差易有插夫以守津渡橋夫以時啟閉溜夫以助導輓淺夫則習淺阻導舟使不膠沙

泉夫濬泉湖夫治湖又有司廠之夫護隄之夫防壩之夫闢沙之夫每插多者百八十名少者百三十名自筮東光余毅中諸入屢議裁革至

國朝康熙十五年尙共存夫七千六百四十名逮於今日止長夫三千一百五十八名泉夫七百八十四名而已每逢大挑除調各夫應役外仍須募夫二千六百餘名十月糧舡過竣卽測河道深淺以七尺爲度如水深三尺估挑四尺水深四尺估挑三尺惟臨清塘河挑與插底相平例以十一月初一日堵閉南旺大壩插斂興挑正在深冬寒沍之時春和瞬屆則南漕已抵臺莊又迫開壩矣臨清南旺濟甯彭口歲歲積淤無論大小挑之年總須一律施工登山盤遠每土一方需夫三名八插砂礮每土一方需夫

五名莫不立雪煢冰竭蹶將事其情狀有伯玉諸人所不能言者萬恭九月挑河之策允宜籌復也

治蹟自序古者汶與濟通而不與泗通自元畢輔國引汶入洸由洸入泗而淮泗之舟可達任城李奧魯赤分汶北流仍合汶濟入海而任城之舟可逕東阿後用韓仲暉言安山開河北至臨清而東阿之舟又可北入漳衛運河開濬之功三君其稱首矣明初阻塞借資於河宋禮重濬會通糧艘不至陽武避鎮口以上黃河之險數百里李化龍開泃口糧艘不由徐呂避董口以上黃河之險又三百里國朝靳文襄公輔開中阜二河糧艘徑由仲莊入口後又改由揚莊并避宿桃以上黃河之險又二百餘里迄今河自爲河運自爲運監司以下不以左右兼顧爲患甯非數

君子經營之力哉謹按全河備考所載治河名臣事蹟增補釐訂凡得如千人詳載如左

名論自序前賢治蹟已具前卷其區畫之方與紀載之作亦於河道內因地備錄尙有其詞無可附麗而立論論不在一時者倣靳文襄治河方略例別爲名論二卷并祠廡碑記附於冊尾

任城漫錄 卷陸燿撰

自序昔儀封張清恪公受命治河謂水大而不能使之小水小而不能使之大皆爲職有未盡於是博極羣書考古人治河之方徧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蹟手著居濟一得使後之司其事得有攷焉顧今昔情形不同前後設施互異或彼時所未便而今享其利或往日所重賴而茲轉

為梗其不可執陳方而求實效也明矣予讀公之書思公
人品學術嚮往有素惟是智絀才疎不能探本扼要立說
著書每用內愧然而機會所值俄頃萬變隨時酌劑啟請
施行往往獲濟因命抄胥彙為一冊名曰任城漫錄

虎阜志 卷任兆麟撰

嘉定錢大昕序虎阜之在吳中部婁爾而名重海內幾與
九山十嶽等豈非單椒獨秀外無依傍而又地居都會文
人學士觴咏於茲揚譽者衆得名較易耶自我

聖祖仁皇帝六幸東南駐蹕山寺

皇上繼繩祖武亦六度臨幸

天章宸翰照耀巖壁間則此山遭際之奇又遠出三十六洞
天七十二福地之上操觚之士頌太平者更宜大書特書

屢書不一書吳山志初於王仲光繼以文基聖 國朝則

顧伊人祿伯先後增輯播在菽林余皆得見而讀之其所
採題咏雜文非不斐然可觀而於山中故實或缺略未備
每思補綴以備三吳掌故而衰病健忘有志未逮頃讀任
心齋所編新志攷據博洽遠邁前修姑即石刻言之千人
座旁石壁宋人題名殆徧舊志唯載程振父戴覺民二人
耳後周尊勝陀羅尼幢宋蔡林觀世音像贊釋子英釋迦
文佛阿彌陀佛諸大字則絕不一及普門品經舊志祇載
曾公亮胡宗愈二人名今諦審之可識者幾八十餘人此
皆近在目前不應脫漏乃爾新志則已詳載其文矣一展
玩間不覺實獲我心爰援筆而為之序

國志蒙拾二卷郭麐撰

錢塘陳鴻壽序承祚三國志與班范二書昔人稱為三史
裴氏注增廣異聞又勝顏李二家洵學者之山淵也吾鄉
杭侍御兩漢蒙拾一書久為藝苑鴻祕未有輯及陳書者
友人吳江郭祥伯倣其例為國志蒙拾二卷兼收裴注其
已見班范二書者概不纂入慎而不漏該而不侈實與杭
相頡頏稱國志者本于裴氏表語云

遼史拾遺補五卷楊復古撰

漢書蠡說吳士堅撰

歷代年號補六卷金學詩撰

畿輔安瀾志王錕撰

三國志辨譌鄭璜撰

新唐書注 明遺民錄董兆熊撰

水利策稿徐大椿撰

金石例補二卷郭麐撰

自序金石之有例自潘景梁始其括例止韓柳二家明王
止仲推而廣之以唐宋十五家之文為準而斷以已意
國朝黃梨洲為金石要例補潘氏之闕其言體要亦備是
已朱錫鬯檢討嘗言碑誌始于東漢欲取洪氏隸釋隸續
臚列其體製以補三家之例而未及為磨竊以為泥于例
則官府吏胥之文移也不知例則鄉農村學究之論說也
顧既以為有例則必從其朔東漢其鼻祖矣輒取洪氏之
書為之條分而縷晰之間以後人祖述之繇附識于後魏
晉六朝上承漢氏下啟唐人者其可採者亦著于篇而唐
人不及焉為金石例補二卷

仁和汪家禧序東里生問于頌伽子曰碑碣之盛其漢氏之東歟其體以鋪陳終始爲能六朝初人因之自昌黎韓氏出而體變歐陽王曾韓之別子也其法胥準于太史公書循一端論全體與初製大殊焉後有作者亦窺其初製歟頌伽子曰吾聞諸李氏習之之論行狀矣曰世之作行狀者或虛加美辭會不直敘其事善惡混然不可明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僞不然者彼習之之言非有見于文字之極弊歟蓋古時風氣淳樸其見于贊頌無諛詞故出其文字昭然其信其言之實而作者恆不署名于其間文字漸繁遂有以文字售其欺者唯言于有道德之人始傳信焉又其言非有實指其體終不能遠于流俗昌黎歐陽王曾之文所謂指事書實者也于是而必規其初體得毋蹈習之之所譏歟夫著述之事因時而遷屢變則又從其朔說經者之反乎鄭虞也論詩者之反乎蕭選也皆從其朔也而碑碣有不能非事會使然歟雖然可變者辭而不可變者修辭之例也說經殊而訓詁不殊論詩殊而安章宅句不殊又豈特碑碣然哉被循其變而昧其初之例其失固惟固斯陋吾病夫固陋者之託于歐陽王曾之文而不能自擴也又疾夫規韓歐陽王曾之文而言不實亦不足傳信也時頌伽撰金石例補甫成東里生又敘次其言以爲序

三國志考證八卷潘眉撰

自序馬班范史有裴馬顏李之注又累經博雅刊校足爲善本惟承祚國志絕少專門者訂之學世通行者明監本

暨陳毛諸刻訛舛煩積讀者病焉

四庫全書有訛誤等書草野不得披誦近錢少詹大斡著考異三卷眉不自量更疏其可知者凡衍文若干條胸文若干條譌文若干條異文若干條又間采傳記略有駁解積數年得自以爲考證者共八卷附登友朋之說梓而存于家

高州府志潘肩撰

黃溪志十二卷錢墀撰

翁廣平序黃溪爲吳江一小村落考之圖經吳赤烏三年命司馬領濠寨盛斌分撥地界建圍作田自青草灘至野和溪今灘在溪東寨湖在溪北宋慶曆中尙書黃由築別業於此遂名黃溪嗣後居民蕃衍往往有奇偉特達高曠

之士出乎其間前明史義維草創黃溪志未免冗雜錢君奮然以之自任所采錄史傳及名人別集多至數十種再閱寒暑而成其體例無愧作者云

松陵見聞錄十二卷王鯤撰

翁廣平序嘉慶元年邑令唐君陶山欲修兩縣志設局笠澤書院余撰沿革田賦諸志人物諸傳未幾量移他邑去事遂寢盛澤王君旭樓毅然以纂述爲己任遂乃發凡起例自職官科第貢舉薦辟政績孝義儒林文苑與夫列女方外軼事叢談以至補遺訂譌無不兼採並錄其引用書目自歷代史鑑名人別集與夫各省通志郡縣志多至數百種歷數寒暑而成稿不曰志而曰見聞錄者蓋取所見異詞所聞異詞之語折衷至當而錄之耳

吾妻境補 卷翁廣平撰

與丁小鶴論吾妻鏡書吾妻鏡五十二卷僅見竹垞太史一跋而不詳命名之意蔡練江雜牕叢話有曰吾妻地名鏡卽鑑也尤西堂太史外國傳曰有吾妻鏡一書三十冊吾妻島名也武林振綺堂汪氏有鈔本蓋從竹垞處鈔得者有二十四冊每冊三十餘頁每頁十四行每行十六字我里潘稼堂太史長子文虎明經從西堂水哉軒藏本鈔得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不滿三百頁廣平曾借觀半年以校日本新刊之年號箋惜鈔錄時將其所紀日月陰晴與念佛之事盡刪之也廣平前校閱是書竊謂有譌繆處有蕪穢處有疏略處如謂神武天皇當東周僖王甲寅年嘉興鍾廣漢紀元考亦引之實則惠王十七年辛

酉也卽僖王亦無甲寅年也是其譌繆處也凡史有五行志祗紀其災祥而已何必每月每日書其陰晴乎高僧亦所當紀而必紀其生卒之歲月焉紀其創立寺院付法入定之歲月焉甚至紀其千百十載後之忌日焉是其蕪穢處也承兌跋云言行之善不善不可不紀然所謂善者不過略識其賜賚或書某官某先生某人之卒而已其所以爲善不詳也所謂不善者不過曰誅某人流某人而已其所以爲不善不詳也所藏中原經籍不止孝經等三書日本年號箋曰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甲午得中國經書時秦二世三年宋書太宗雍熙三年日本僧裔然來朝言國中有五經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全唐詩逸曰空海歸自唐表所上書籍中有朱干乘詩一卷而竟不一及焉所志

地理視他書僅有其半是其疏略處也然則此書殆未明
撰述之體例者以彼僻在海中雖祗就其所聞見者纂錄
之不可謂非識小者之一助也廣平近撰吾妻鏡補一書
蓋採各家之說附於其間用敢備論其得失且敢獻其一
得之愚也

松陵文獻翁廣平撰

福王諡法攷周朱來撰

嘉定縣志 鹽城縣志程國棟撰

贛州府志沈剛中撰

清澗縣續志吳其珍撰

保定縣志沈翰撰

年號考殷增撰

平望志 卷翁廣平撰

自序不錄

黎里志十六卷 甫里人物志徐達源撰

同里志二十四卷周之楨撰

舜湖紀略十卷王致望撰

江震人物續志十卷趙蘭佩撰

震澤張履序吳江震澤二志修於乾隆十二年惟沈徵君
形實綜其要徵君故名儒又自舊志之外兼取諸家別撰
時稱其精核迄今幾百年其間留心文獻之人隨地記載
若盛湖黎里黃溪同里平望震澤鎮各自爲志今趙君
眉山江震人物續志蓋合并諸志參以傳誌狀述譜牒詩
文雜著凡前人嘉言懿行及文人墨士一藝之長苟有可

稱莫不摭入汝南先賢之傳襄陽耆舊之記覽其命名有
慨然興起矣今志以人物題若者見譽一鄉若者推高海
內有志之士將自居何等乎然則著書徵旨又不徒資異
日修邑乘之證據而已

分湖小志六卷柳樹芳撰

自序分湖地屬吳江去縣治東南六十里唐宋以來代有
聞人登邑乘未易更僕數然自乾隆丁卯沈徵君修志後
迄今將百年生其地者忍聽其文獻無傳廢墜而不知舉
耶抑或尚有待于來者謂此事非我責耶樹芳志在搜羅
閱二十餘年矣其見聞未及與無文字可徵信者尙少登
錄分湖雖一隅地而百年以來人才輩出後之人徵文考
獻亦備什一於千百云

弟子傳三卷沈曰富撰

湖顧廣譽序吳江沈子曰富沃之採摭陸清獻公門人
言行以準史記仲尼弟子傳者也沃之擅論世才見聞復
殫洽為此傳取裁富而持擇嚴有補名教匪細抑編中載
張迪喆所與趙旂公書曩者讀而疑焉輒筆以告沃之云
今本四書講義六卷為魚袋輯者與公手定松陽講義其
體例初不相混至因勉錄正續之刻陸蒿菴據公之手稿
而錄以成書者即以當晚年所輯書之名固誤然實悉遵
原本一無增損其間而謂之作偽為利恐亦得之傳聞未
嘗目觀其書而云然也迪喆一以公親定之書為主亦發
於尊師重道之心存其論而加剴析焉可也蒿菴於公叔
祖行而佩之最深即所作困勉錄序文可見宜補同宗一

類列之私淑之前而族叔感咫尺從子用方次之乃允耳沃之謹予言然未及更定焉用附識于此以告世之讀是書者

夏峰弟子傳沈曰富撰

自序道光己酉承婁縣姚先生命從事國朝學案先生曰諸名儒之品目正閤同異嘗略考而次之各爲之贊矣至其門人之支分派別與凡遺文軼事則衰疾不暇以爲予其陋而詳之余唯唯不敢辭退而讀諸所著書因造端於孫徵君而徵君弟子姓名見於年譜凡二百餘人有事蹟可載者三之一睢州高陽數鉅公外類皆篤守師說卓然有以自信不能悉附于學案於是別爲一編名之曰夏峰弟子傳使于歎不至如何汾之徒見疑於借託焉

雖然望溪方氏有言曰徵君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一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今余此書正蹈望溪譏然猶屑屑爲之者誠有感於布衣修德四方慕從善類之多於斯爲至又諸君子出處各殊彰晦不一其專之表見有詳有略存乎其人固以大賢爲依歸而所得有淺深所成有大小然則有志於此者不當思所自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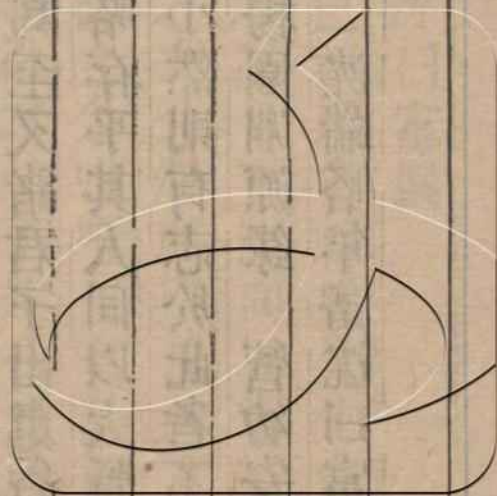
夏峰學錄

楊園淵源錄

管幼安王右軍文中子元次山

魯山年譜

沈端恪年譜沈曰富撰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五

藝文四

書目四

朱子粹言四卷任兆麟撰

香山黃涪芳序三代以上道與文合三代以下道與文分
自子輿氏後諸子百家之說愈多而愈雜商韓雜於秦黃
老雜於漢讖緯術數雜於後漢莊列清談雜於兩晉排比
聲律之辭雜於六代三唐釋迦般若之說雜於漢唐以來
故曰書愈多而愈雜其間若董生有羽翼聖道之功韓子
有因文見道之功而求其直接孔孟之傳惟宋五子之書
爲最純先粵洲先生曰前之三代由夏歷商而文成於周
後之三代由漢歷唐而文成於宋名理醅粹宋其周之齊
軌乎是故周至精矣道合於文周程至大矣見卓於顏子

朱至博矣功亞於仲尼理闡太極不亦精乎心普萬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培芳童時服膺祖訓獨未及張子者竊意宏深易簡參乎周程若是班乎故不復言也任徵君心齋先生邃於經學尤嗜朱子書從事有年纂輯一編蓋如房子易通張子正蒙卷帙頗約獨朱子語類大全者書出自門人哀集前人間有輯錄或簡而畧或繁而寡要先生精心抉擇釐爲四卷而微言大義不越是矣先生膺制府儀徵公聘掌教來粵因得讀是書且屬一言先生置諸子百家龐雜之書弗論獨潛心性理舍海內宏博之士弗問獨下詢芻蕘自維固陋奚敢當此夫道在六經而朱子爲六經功臣道卽在朱子先生叙述是書其亦爲朱子之功臣歟

濟南讞牘四卷陸燿撰

自序昔文太青在中州有吾猷錄在東州有孔邇錄國朝李文襄之在刑曹則有白雲語錄曾道扶之爲漢中司馬則有漢中錄凡此皆讞獄之詞也蓋民命至重仁者所宜盡心春秋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而昔時文吏往往傳會經傳澤以采藻斯何事也乃爭文詞之工拙哉予任濟南年餘職業填委案牘滋紛每午夜篝鐙執簡從事雖其俚淺粗率不無借資於幕友吏胥之手而情事真確不飾不漏引律比例務在明顯事過卽已往往散佚錄其存者者十尙得五命曰濟南讞牘云

甘薯錄陸燿撰

丙經本論 氣定考沈彤撰

志學編 家禮居行編潘昶撰

白鹿洞規大義五卷任德成撰

數學一隅陳忠恕撰

塔影軒筆談吳士堅撰

泖溪醫案 慎疾芻言徐大椿撰

無所用心齋瑣語 砭俗芻言金學詩撰

繪事瑣言 繪事雕蟲廷朗撰

虞初餘志二十四卷補八卷 夢闕瑣筆十六卷續筆八卷

藝苑碎珠楊復古撰

心鏡四卷 叢說八卷潘緯撰

地學一隅 地理集說葉堯萇撰

江行日記一卷郭麐撰

竹亭奕譜沈興穀撰

剪燭閑談殷增撰

城南夜話沈大本撰

畫蘭題記一卷楊秉桂撰

金石攷王楠撰

克復要言張太齡撰

廣類函一百三十卷 氏族通志八卷錢霑撰

中星考任思謙撰

風雅緒餘周汝礪撰

李瀚蒙求注陳士任撰

煙草譜陸燿撰

述恩紀畧 待問編徐大椿撰

吳江縣續志 卷三十一 藝文四

先正修身格言 岷陽雜著王錕撰

晉人塵 粵西瑣記沈日霖撰

人稜譜殷增撰

清承堂印賞張孝嗣撰

翁廣平序治印雖小技然非專心致之不能得也金石遺文之宜施於篆刻者莫如秦權銘漢張平子碑餘如二李二徐可參用也章法有秦漢之章唐宋之章前明文何之章不可紊也刀法則與勒碑同有勒法椎鑿法切玉法或正鋒側鋒或遲或速之不同勒法施之玉石椎鑿施之銅章其正側遲速可互用也張憶鱸司馬收藏尊彝鐘鼎之類甚夥其秦漢以來印章凡銅鑿玉石之品多至數百舉歷年所自製之印彙為一編曰清承堂印賞其篆法一本

張平子方篆間有學鐘鼎款識者有仿李陽冰諸碑者而於徐鉉所注之蒼頡篇無背也其章法或宗秦漢或模唐宋或倣文何無不各極其妙其尤妙者莫如刀法有雙筆者有單筆者秦漢印也側鋒以取妍正鋒以取勁唐宋以後印也至若於剛健中含婀娜於鹵莽處寓規矩則神乎技矣是印賞一編洵藝林之清玩鐵筆之津梁也

古官印志八卷 古兵符考八卷 泥封考二卷 陶齋金石考二卷 陶齋印譜二卷 瞿氏印考辨證一卷 秦

漢印型二卷 舊館壇碑考二卷 翁大年撰

話雨樓金石目錄四卷王楠撰

海昌許榭序吳江之盛澤有賢者曰王旭樓先生好古而能守江以南推收藏之富且久者必曰王氏話雨樓其尊

入勺山翁好古而善聚自商周彝器下至近代石刻聞世有精善可喜者必羅而致之以貯是樓翁又善考據樂與當時賢者游故辨證尤確地樓先生善繼先志既老慮羣從之析者散而不可復徵也先人之學識湮而未彰也則取遺目次第之而辨證附焉有所見則亦條繫之焉天下之物其好之也雖至其聚之也誠力苟其得之自我雖舉而捐之可也既已受諸人矣冠履之敝猶將藏焉其勢不可以失守於此而無失其力有難者矣不賢而能之乎

錢泳序

張廷濟序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六

藝文五

書目五

切問齋文集十四卷詩二卷陸燿撰

武功張玉樹序中丞陸朗夫先生官山東爲布政使者再玉樹得隸爲部吏前後六七年受知最深故於先生不敢自讓以爲不知也甲辰秋先生遷湖南踰年而卒其嗣君直之以先生所著切問齋集屬爲校槧不啻親奉先生之光儀而接其警欬也夫人之爲文莫不擇言而後發顧有高其文而鄙其行者毋亦擇而言之不必擇而行之乎彼務采色夸聲音無論已乃以曾子固之孝友而呂正獻公猶謂其行義政事不如文章以王介甫之文學操履而見諸措施適足以病民而誤國是其得於天者有偏至而澤

於學者或未醞也先生粹然儒者其性行學術政事文章峻潔完整表裏如一以視夫文人之文道不足而強言者相去固已遠矣集中諸作論議持平不苟為同異而於人心風俗民生利病之源亶亶乎有味其言之也通集凡十六卷先生舊為切文齋文鈔其自序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觀所自著猶此志也

果堂集十二卷沈彤撰

虞山王峻序余往在都門少宗伯方望谿先生每為余稱吳江沈君冠雲之著述能守樸學不事浮藻時余以書館事繁僅獲觀一二未遑多索也今年余在紫陽書院冠雲亦授徒郡城因出其所著古文一編視余展讀既竟乃歎曰甚矣望谿之能知冠雲之文也夫人之有文猶草木之

有花草木之花其成實者多不艷麗艷麗者多不成實不成實而徒艷麗雖一時可玩不久飄落遂消歸無有矣近世之傑然以古文名者其才情爛漫筆力雄肆非不足以震盪人之耳目顧采華棄實止屬外炒之具而非堅貞不朽之業是猶草木之花之徒能艷麗者耳今冠雲之學篤古窮經尤精三禮其解經諸文於羣疑聚訟之處疏通證明一句一字必獲其指歸而後已其記序碑銘諸作亦皆具古人之法而立義醇懇蓋凡在茲編無不有用而可久非猶草木之花之能成其實者乎望谿之稱其守樸學而舍浮藻其知之深矣抑吾觀冠雲之為人行高而心寬不以貧賤得失攖其慮即之温温然而未嘗不粟以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冠雲之文所以能不事浮藻者

固以其學之博而冠雲之學所以能守樸者又甯可不知其所自耶

雍肅堂集 卷沈祖惠撰

曹森序虹舟沈先生久以經義爲海內鉅公所推服然世所見者特其制義耳其精氣光怪鬱積蘊蓄發見於詩古文辭世固未之見也蓋虹舟之於學甚勤其才與氣甚盛方其江鄉教授抗顏爲師與其徒講明六經仁義之原博觀乎風騷以降漢魏六朝之流派所以厚其學也及其羈旅遠游縱橫萬里所見神京之壯麗黃河岱華之高深黑水祁連之荒遠雄關危棧窮邊古戍荒陵廢寢蒼莽而悲壯皆得周覽以自廣又自以爲生逢 聖朝仰見 稽古右文時巡肆覲殊荒內附升中告功之盛不禁奮激忭躍

欲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以助其氣而發其才也以學之勤如彼才與氣之盛又如此則使其幸而得志於時與當代文學儒臣歌詠盛德潤色鴻業發揮其所蓄以震耀於無窮煌煌乎奏之 朝廷清廟追雅頌之作豈不壯哉乃終不得志徒以寒儒下吏聊託筆墨以寄其志所謂自適已事不足爲外人道也然其精氣光怪之發見終不能銷蝕而掩蔽雖晦於生前終當傳於身後也虹舟可以無憾

西秦游草 虹舟吟稿沈祖惠撰

蛾術集十六卷 塞垣詩草陳庭學撰

澹甯文稿任德成撰

漪亭詩集六卷李治運撰

棲碧堂集王錫撰

吳江縣志 卷三十六
汗漫吟迳雲龍撰

六浮吟稿周汝雨撰

王元文序我邑自國朝百五十年來風雅最盛卓卓可稱者十數人多以好遊而益工如石里張太史嶺表詩東南山水刻劃殆盡而我師虹舟沈先生三秦遊草於西北山川直至塞垣長城而外詩之高幾欲摩杜韓之壘至潘稼堂太史其越遊燕遊豫遊閩遊諸草足跡尤廣其風雲卷舒波瀾浩瀚觀者瞠眙而莫測其所至識者謂鴻博諸老中罕其敵手非過譽也顧稼堂太史於邑中人絕少許可以史學相推而往復商榷者則惟恆齋周丈一人恆齋丈爲明冢宰恭肅公六世孫忠毅公會孫博及羣書而一發之於詩歌氣體深厚皆經史之瀝液然恆齋丈友教遠

近弟子中罕許以能詩者許之則惟其幼子六浮翁一人六浮翁少警敏恆齋丈以所蓄書兩厨命之閱三月而徧叩之則皆能言其大意尤爲陝督慶公所知招之入幕翁當入都時歷青兗徐揚之境既多歌詠至是過淮西經汴梁渡黃河覽華嶽終南之勝隨慶公閱邊履新豐咸陽漢闕唐宮之遺北川則涇渭州則伊涼悉以助其筆墨之奇燦乎如金之鍛鍊而耀乎日淵乎如石之考擊而韻乎耳其曲折中理如水之滌澗而赴乎壑其清警邁俗如樹之森挺而干乎霄以視我虹舟師詩如驂靳之相次如宮商之相應憶二十年前屢與翁相見於鸞脰湖濱酒闌論詩每稱道稼堂不置又言恆齋丈與石里爲執友恆齋丈歿石里拜奠一慟幾絕前輩之氣誼如此而我虹舟師亦

與六浮翁相善翁所心服惟吾師而我師屢稱翁之才兩
人生同時遊同地篇什之工又相似彼此未嘗相質他人
亦不知兩人之詩也虹舟師歿我友袁君樸村始得其稿
今六浮翁歿亦四載矣其嗣承之始以其詩見示歐陽子
云斯文金石也棄擲埋沒冀土不能稍蝕其信然乎恆齋
集六浮翁在時已刊行今六浮吟稿方謀鳩工獨我虹舟
師集不知有人傳之否也

茶仙遺稿陸瓚撰

扣盤集三卷陸燿撰

居易堂詩集王曾翼撰

文竹山房詩稿葉昉升撰

一粟齋詩稿屠拱辰撰

水邨詩草沈芳撰

聞喜齋集 使

北溪詩文集二

程邦憲序古

瞽眵萬變而

也其言藹然

百氏之言窺究天人通達事實精擇詳語醕而後肆孟子

所謂知言昌黎所謂氣盛胥是物也雖然爲是者有顯有

晦有奇有正或膺榮名登顯仕出入侍從雍容著作之庭

矣又或牢落抑塞坎墮纏身刁條之響激湍之流稍乖於

正亦有奇傑卓犖不可磨滅者矣若名不顯於世行不入

於奇佩服古訓甘心困約蕭然樂道以終其身非得之深

撰

元文撰

立品敦行勤心篤志雖危若百折

始終不渝及其學成而其行粹然

之與豈苟焉已哉稟六經之旨搜

而養之有素烏足以語此吾鄉王北溪先生少爲諸生不
遇益肆力於古怡然自適有古儒者之風故其發於文章
皆和平中正蘊釀深厚追前賢之軌躅而無愧故曰文以
載道觀其文而知其行文辭之興非苟焉而已也

北溪文集沈剛中撰

陸燿序

遜敏堂集周孝均撰

硯陶詩鈔陳毓升撰

紅樹莊詩鈔陳毓成撰

朱春生序

貞一齋詩集十卷李重華撰

慧樓詩文集楊復吉撰

甯齋詩集周日藻撰

蘭軒詩稿周汝翼撰

漫恬詩草 漫恬詩餘 玉田樂府袁棟撰

播琴堂詩集十二卷文集六卷金學詩撰

青浦王昶序歐陽公序梅聖俞詩云詩人少達而多窮然
考聖俞始爲大臣所知屢薦宜在館閣授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都官員外郎命修唐書豈得謂之窮哉竊謂窮非連
蹇顛躓之謂蓋謂仕而在下焉爾必下位而能工何也蓋
詩之爲教在研求乎經藉藝文之精攬取山水烟月之勝
涵泳乎前賢風雅之旨修此三者故全焉然專其力乃能
博於學靜其心乃能會於物使身勞於國志盡於事自非
上智必遑遽而不得甯且遺忘茫昧以失所學二雅與余

交垂四十年其始也爲名孝廉偕今總憲紀公渡淞江過梅嶺探幽攬勝以寫其蕭曠自得之趣及官於朝以國子教導爲職又居四庫館久典秘書行將試以政事矣跡其平生出處皆與聖俞相似不可謂之窮而遽辭曹事引疾歸於吳江乾隆癸卯春與余遇於西湖出播琴堂詩讀之春容和雅一唱而三嘆經籍之精無不備也湖山之勝無不賅也窮不窮豈足爲二雅論哉雖然聖俞以修書終於京師宛陵山水之地弗獲投簪而往鼓枻而游也二雅壯年謝事歸於故里其於請心靜而力專東南山水之勝復有以助之則二雅之詩之工又當非聖俞之所及也史君誦芬詩人也與二雅爲同鄉客於余最久於其歸作序以貽之

楊復吉序

喬羽詩集詩二卷金士松撰

壞廩集金學詩撰

萊村遺稿二十卷計默撰

翁廣平序我邑於國初時稱計顧潘吳四子者謂甫草雪灘稼堂漢槎也其後裔皆能以讀書世其家惟甫草子萊村專爲詩古文辭能傳其家學迄今百年漸至式微著作散佚聞湖計君曦伯爲其族裔博雅好古嘗欲搜羅萊村詩古文舉以問余余出萊村初刻詩一卷其中大半卽萊村塗改者又於韓慕廬有懷堂集中錄其萊村詩序陸陸堂集中錄其萊村文稿序與之於是曦伯銳意搜羅凡近人詩集與夫選本他若圖經山志之附錄梵宇琳宮之

題壁有萊村詩若文者蒐錄無遺編爲二十卷刊版以行
所謂拾遺文於既墜發潛德之幽光其曦伯之謂乎

經筵堂文集任思謙撰

悅汀詩稿周汝舟撰

蘭軒詩稿周汝礪撰

綠香書屋集周齊撰

林塘詩稿吳至慎撰

畫眉樓雜咏 樂府傳聲徐大椿撰

定中詩鈔王杯存撰

泗溪道情一卷徐大椿撰

自序道情之唱由來最古其聲則飛馭天表俯視八埏有
樂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乃曲體之至高至妙者也今久

失其傳時俗所唱之耍孩兒清江引數曲卑靡庸濁其聲
竟不可尋矣余惜聲音之道失傳卽今所存諸曲究其端
倪推其本初沿其流派似北曲仙呂入雙調之遺響乃推
廣其音令開合張弛顯微曲折無所不暢聲境一開愈轉
而愈不窮實有移情易性之妙因拈題數十首不離於見
道之語以聲布詞以詞發聲悉一心之神理遙接古人已
墜之緒若古人果如此則此音自我續之古人不如此則
此音自我創之後世有考音者亦不得舍之而別求所謂
道情矣

竹軒詩鈔袁益之撰

瞳浮山人集宋景猷撰

驥沙存藁吳士堅撰

乳初軒詩趙基撰

鶴汀遺草趙齊嶧撰

樂潛堂集六卷 菊潛庵剩稿 飛鴻閣詞趙函撰

筆田遺草趙雲球撰

靈芬館詩集四十卷郭慶撰

初集四卷錢唐屠倬序

孫均序祥伯之為人蓋深於性情間發露於意氣其中之存者甚厚其世之指目為狂為怪為放誕不羈者夫亦有所不自得而託者也其二集編自丙辰以後其前所作凡十二卷二千餘首刪為四卷僅五百餘首猶自以為不足存余曰此十年以前之性情意氣不可得磨滅者蓋祥伯之詩與性情意氣以俱來自少至壯其境屢遷其體屢變

而其人之顯顯在目者猶是古之作者亦如是已

二集十卷揚州阮元序靈均之騷類情體物無所不有唐宋詩人各成流派即以為同出於騷亦無不可吳汀郭君頻伽臞而清如鶴如玉白一眉與余相識於定香亭上其為詩也自抒其情與事而靈氣入骨奇香悅魂不屑屑求於流派殆深於騷者乎

錢塘吳錫麒序祥伯之詩擺脫凡近淥雪精神大抵希軌於謫仙取雋於玉局凡山川閭閻風雨歎歌又能以己之神明入乎其內故麗而不縛清而益深其力可負風而飛其氣纍纍乎如貫珠而不絕吾因知君詩學之成而遂信君名之且與俱成轉歎不知君者之宜自憾而不足為君憾也

海昌查初揆序祥伯吐納百氏驅役萬景幽思入乎層淵
纖毫狀乎庶彙其慮雋其旨潔其臭芳朗乎疎星之映絳
河宵乎輕雲之夏寒松涼乎疎絃之韻幽澗翻乎駿驥之
駐坂焉僕不自揣輒以沈冥之思桀厲之氣苟執繁縟滕
薛爭長若夫馳情於悱惻縈魂於靡曼一唱三歎如往而
復感物造端吾無能名乃遂遠之誼適以召窮輪蹶之跡
惟以送老抑獨何哉

三集四卷無錫楊芳燦序

鎮洋彭兆蓀序夫跡之所寄而情寓焉意之所感而詞發
焉惟是畸人騷士蘊魁磊之奇氣負卓絕之瓌姿孤雲一
身川路百織悲愉萬端俯仰均感長圖大念隱心而莫宣
春鳥秋蟲含燄而自語於是冷汰結質鮮容照華鋟骨滌

肌冰瑩霞炫遇之嗇辭之豐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此郭子
祥伯雲萍一集所以洞鑒騷雅秀照江國者也邗上地交
川陸古稱華州祥伯以無對之才寄孤飄之跡影濶乎凡
瑣志軋乎霄崢資烟月之清真并靈襟之軫結千歌百賦
八播城中補綴沉吟復成此段嗟乎祥伯久遊益拙廣交
益孤文彩益奇造選益悴後之流轉未知何方則此詩歌
又將遞續豐茲嗇彼豈真有主宰存耶

歙縣朱文翰序

臨川樂鈞序

四集十二卷馬洵序

五嶽待遊集秦郵夏寶晉序

蘧庵集婁姚椿序吳江郭祥伯以清雄之才奧博之學坎

壤不遇早自放於江湖之間自朝廷賢公卿俯至鄉里走卒婦孺知其名字者僕指不可以計布衣如此亦榮矣祥伯向以氣高天下其後游益廣心益虛雖尋常行路人亦委蛇不較嗚呼祥伯何以得此於人人哉才足以伏眾士而讓美於一卷之師辨足以抗千人而降首於匹夫之議此則君子所以自治其心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祥伯詩文行世已久嘗仿前人小集例集自爲名其曰蘧庵者蓋其五十以後所作他集多序行獨虛此卷以予向嘗同執經於惜翁之門因以見屬久而未有以應於是祥伯之年蓋六十矣吾觀伯玉生平行事古紀載所述一二類皆謹慎細微而寡過之言獨見譽於夫子凡人質性敦厚則愆尤罕積切磋之益於事爲易若夫彊直自遂之士又聰明

絕人遠甚能自審其過而幡然改圖古人以爲難知其難而力能矯之是所謂天下之大勇所謂大勇者不及汲乎外折眾人之非而硜硜乎內奪一己之恃伯陽之語孔子圯上老人之詔子房胥是道也祥伯好義厲行屢赴急難而不自爲功篤於內修昆弟之際怡然相樂其向者矯亢之跡類有爲而然予與祥伯交久而知其深其論詩相得也尤愛其和陶詩陶之性剛多迂誠近於拙者之所爲然而三代以下之詩人知道未有過於陶者也淵明能自履田畝督兒子終農事後之人不盡能也以是媿淵明則可矣至于主張名義扶植風教較然不自欺其志此雖庸夫孺子之心於淵明乎何殊而况如祥伯之才異絕出者乎予之鄙陋亦嘗有志於學中歲駸尋所志益退所業益卑而

身江縣志卷三十六
祥伯之所以見勉者益以厚嗚呼祥伯之所以終不鄙夷之者乃所以名斯集之意也夫

汪行倡和集彭兆蓀序

踰淮集清和汪慎序

續集九卷仁和嚴煥序

爨餘集一卷

靈芬館雜著初續三編十四卷

初編二卷順德張清序

德清陳斌序

自序天下有文而無所謂古文凡言之屬出於心而書於手者皆文也古者對今而言必是乎古則非乎今乎唐虞三代古矣漢魏亦古六朝亦古唐宋元明亦皆古但問其

文不文耳出於心而書於手者自古及今莫可以悉數然而有可以言文有不可以言文者則無古今之異也僕少好語言凡言之屬有可以書於手者皆慕爲之然不能守一先生之說以自附於作者何也亦曰雜而已矣然亦自其心所出而書之於手則不可謂非其所自著也亦曰不文而止矣作雜著序

續編四卷朱春生序頻伽以蓋世之才文名滿天下而恐文體之褻而不尊也力避凡近獨追古初爲子雲之沈博絕麗爲昌黎之句奇語重爲子厚之深博無涯涘甚而或詰闕如盤詰艱澀如劉復愚樊紹述之作淺學者讀之至心駭目眩舌撝而不能下雖然昌黎有云師古人者師其意不師其辭又云文無難易惟其是而已今頻伽集中亦

時有平易近人情深文明之作蓋所謂姦窮變怪得往往造平淡此境正不易到特世所以推服頻伽者在彼不在此耳

英山金勇序

三編八卷新城陳用光序頻伽與余少同受業於姬傳先生學詩於簡齋先生未之面也而其志趣同其先後居鍾山書院也亦同然余無所成就其有愧於頻伽多矣頻伽索余序其續刻文藁而以書來云不敢自絜於籍湜庶幾區洪趙德之倫余少時嘗編集韓門弟子文爲一帙後至京師校全唐文別錄皇甫持正文爲一帙嘗以爲是皆孤峰特嶂不足以語嵩華之勝也余志昌黎則於諸君子姑舍是云爾及今年日老氣日下自視所業其視籍湜猶部

隻也近日言古文者秦小峴王惕甫惲子居張皋文吳山子諸君皆各成專集頻伽讀書多取材博其派別雖殊於秦王諸君子而其集固可與俱傳余愧未能副姬傳先生之期望彌愧所業之不逮頻伽云

蘅夢詞二卷浮眉樓詞二卷懺餘綺語二卷郭麐撰

錢塘陳鴻壽序

自序余少喜爲側豔之辭以花間爲宗然未暇工也中年以後憂患甚懼則益沿討詞家之源流藉以陶寫扼塞寄託清微遂有會于南宋諸家之旨爲之稍多其於此事不可謂不涉其藩籬者已春鳥之啁啾秋蟲之流喝自人世觀之似無足以悅耳目者而蟲鳥之懷亦自其罽臆間出未易輕棄也爰鈔丙辰以前爲蘅夢詞丙辰迄今曰浮眉

樓詞各二卷自此以往悉心學道以治幽憂之疾其無作可也

靈芬館詩話十二卷續六卷郭麐撰

仁和孫均序詩話之作昉於六朝衍於唐盛於宋波流極於元明其始也原本風騷極命事物以發皇未明之旨抉摘難顯之情迨其後稍立意見各樹門戶至於丹素異觀奴主互勝而詩之道隘矣然而詩人遭際有幸不幸傳於今者不必皆工不幸而時代湮沈名氏銷歇卽有終身溺苦以爲專門之學者而一二殘篇齷齪時時見於叢殘掇拾之中則詩話之於世未可謂無功也余所游多一時詩人如頻伽梅史諸君議論往復時獲新奇喜與忭會其吐論豎議雖不必盡合而非以取勝卽或有偏宕之言亦各

抒所見故能使人犁然有當於心去年冬頻伽示余靈芬館詩話十二卷曰此三十年來隨手鈔叢者游道不廣耳目聞見有限故所得止此余讀之其論古人也不隨附和
不務刻覈不事穿鑿而惟取心之有得者其論今人也不別顯晦不彊異同不爲佞諛攻訐之說惟取言之有可采者視往時之議論尤和平者多而偏宕者少其中徇人之情稱許或有過當而頗頓專一之士殘篇斷句藉以傳者不少用是知頻伽之情性與詩俱深而不覺有當於余心也

靈餘叢話六卷郭麐撰

自序

樗園銷夏錄二卷郭麐撰

吳江縣志

卷三十六

藝文五

壽松堂詩話四卷陳來泰撰

玉洲詩話一卷李重華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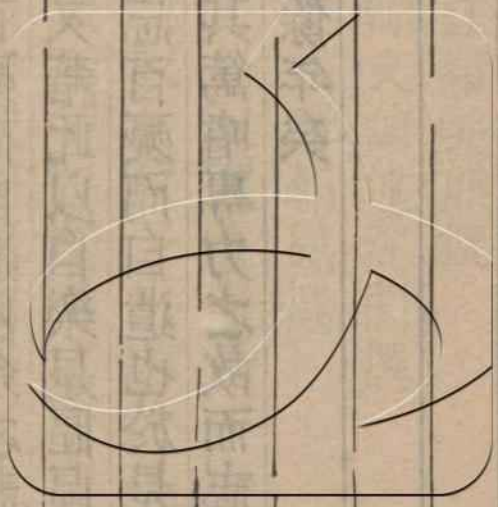
厲樊榭集箋註董兆熊撰

杜詩箋註 韓文論述沈闓撰

山礬書屋詩集八卷郭鳳撰

郭麐序余長丹叔五歲先君子棄養之日丹叔甫成童從受經未畢以家貧故予出游於外丹叔從其婦翁行賈昏夜墮船舫幾不免母氏憐之令復理故業余與朱鐵門袁湘湄數人以詩歌相唱和丹叔亦私自為五七字句余以示朱袁兩君丹叔益自喜棄他業不治好為詩益甚取當代之作者手披口吟求其旨意之所在復進而求其流派之所出若唐若宋元明幾欲與之同質所師而上下其議

論也自十年來余家居之日少丹叔閉門掃軌長吟獨謠余或定居一二旬賓朋不來命酒相對此唱彼和輒至永夜欣然不知明日之無炊烟也嗚呼人必有以樂乎此生者可以忘百憂而自遣以余之悲憂摧阻苟無丹叔誰與樂此丹叔又藉此以自樂是區區零篇小什辛苦而有之者亦足以忘百憂而自遣也於是哀其前後所作其得入卷余為述其篤嗜專力之故而志其緣起如此蓋去孤露之歲二十餘年矣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七

藝文六

書目六

鐵簫庵文集四卷朱春生撰

郭麐序今之為古文者創為義法之說本出史遷以制義法之語蓋春秋義例之云爾自桐城方氏創之後之為文章以為金科玉律而古人渚古之意微矣其別自樹立者則又以漢儒為宗主訓詁為博雅苟異此道訾之為淺陋俗學不識古義夫文以足言無文不遠先哲所訓炳若丹青古今言語既有不同文字訓詁亦各有宜適所貴文章之士通其變而當其可發皇闡闢以明理道而已紛紜門戶不足論也鐵門之文皆自抒所見而議論持平不詭隨古人亦不立異以自見又皆切於時事意主發揚幽隱於

閻邨聞閣一節之善可以勸厲世風崇邁時教者雖細微必章而其言皆務足以達使人讀之若顯顯然觀其行事嗚呼文如是亦足以傳矣

鐵簫庵詩集二卷朱春生撰

郭麐序生平文章性命之友凡三人曰袁棠湘湄朱春生鐵門彭兆蓀甘亭湘湄最工於詩而文不逮鐵門工文而詩不逮甘亭詩文皆工而文專爲駢體三人所得不同而余皆獲友之以上下其議論湘湄最先逝甘亭鰥老羈窮亦卽謝世今在者獨鐵門耳余旣序其文復刪定其詩若干首皆可傳鐵門之詩如其文五古滔滔清辯暢所欲言七古微傷於冗近體婉篤雅麗而於格律少疏嚴爲去取俾附文以行嗚呼千秋之事非一時所可定吾邨心之所

存又非後世尋文索字之所可知然其所存則固立於世而可傳於後矣

獨笑軒文一卷袁成撰附春生文集後

秋水池堂詩集五卷袁棠撰

陳毓升序袁生棠故友樸村之子也樸村篤志風雅與余輩七人共結竹溪詩社意將昌夫其詩不幸早世所志未竟今生善承先緒集賢師友之益晨夕自磨厲齒纔弱冠已卓然有見於古詩人之所以爲詩者余覽其古體有警拔出羣之筆纏綿悱惻紆餘頓挫之神近體清新溫雅致饒遠韻蓋其性靈深宗法正淵源有自以故興懷言情往往切於倫誼入人肺腸樸村九原有知亦可以稍慰矣鄭璜序璜少時從先生受詩法先生之言曰詩先性情而

後學力若原泉然瀾渟波蓄撓之不濁此性情也鑿渠穿井用之不窮此學力也性情少則氣機多滯學力淺則遊談無根唐宋詩人各有獨至之處而亦各有其流弊學者就性之所近宗其至處去其流弊先生所以教璜者如是其所自爲詩可想見矣

媚學齋詩一卷袁陶牲撰附棠詩後

獨笑軒詩稿二卷袁宸撰附棠詩後

秋夢齋詩集二卷顧虬撰附棠詩後

寸心樓詩集四十二卷顧日新撰

洮瓊館詞一卷袁棠撰

郭麐序湘湄學詞後於予而其用力之久嗜之篤及成而且工也倍於予雅自矜貴非意所欲爲與爲之而不能出

人輒棄去故所存不半予而卓然可傳所謂上之高唐洛神下之亦子夜讀曲之遺也湘湄舊藏宋帝賜周益公洮壇研希世之寶也故以名其館及詞

海紅華館文鈔鄭璜撰

董兆熊序道光辛卯瘦口鄭先生歸自山左兆熊造謁于海紅華館先生命之曰吾詩詞十有餘卷頻伽郭文序錄旣梓以行矣於雜文數十篇楊縮非知己不見李華實精思而成子可與言者合爲我撰次之兆熊三歎以興綜其生平而序之曰先生之文汗灑卓踔瀆淪隱麟少年氣象琤礫瑰璋九日照爍射而落之太華巉削踏而離之赤蜺神驤白雲孤飛幽龍出泉鬪麟走埜開闔機關破碎陳敵偏而視之吁可愕也中年以往遭時多故裹裒去就纏綿

死生顛顛婉篤抑鬱侘傺嗚咽流水慘悽瘦日病鴟千叫
哀猿三聲叩心霜飛博望葉殞非古之傷心人何以能此
也老境冲夷卒造平澹遠游歸舍老氓力田若市不欺僮
僮往來如國大治嬉嬉人民驚波怒濤流成江湖單椒細
岑削爲原陸理以爲幹學本有用薰薰熙熙不知其故至
此而變化極矣先生才氣無雙時命不偶陳安操矛十盪
十決卞和抱玉再獻再刖出門西笑年年望日逐水東下
時時阻風黃金之版白玉之牒視不踰咫而不能與鏤刻
之選又可悲矣

海紅華館詩鈔十卷詞二卷鄭瑣撰

郭麐序余得友朱鐵門袁湘湄二君因得盡識其里中賢
者時鄭氏門材最盛其長老曰雲樵其羣從有海山瘦山

弱士皆韶華穎秀而能肆力於古弱士最先天海山亦不
永年更一二十年雲樵鐵門湘湄相繼下世今惟瘦山在
耳鄭氏亦少衰替矣瘦山舉於鄉壘上春官不見收以貧
故出游館於今山東河帥嚴公所少從湘湄受業在嚴公
所與鐵門同客最久其詩文矩矱出入兩君之間而嗜古
愛博穿穴險固以摘精深其鴻黃窈窕又不僅兩君已也
樵風閣詩鄭銳撰

雕蟲館駢體文二卷廷明撰

匏葉龕詩存十二卷周鶴立撰

匏葉龕雜俎四卷外編一卷周鶴立撰

秋樹讀書樓詩集十六卷史善長撰

婁姚春序古之人才聚於幕府爲多而於詩人爲尤盛蓋

其見聞繁富閱歷廣博凡欣愉憂戚之情身世家國之故其于人已晉接皆足以徵性情抒才藻自風雅以來行旅篇什唐宋以降幕府徵辟之士班班著見載籍者大抵其客游之作居多也吳江爲詩大淵藪而史君赤霞尤以詩有名於時自其少時遭遇困頓然而意氣岸然旣出游諸公愛其才爭辟之而畢尙書沅王侍郎昶姜尙書晟知之最深畢公尤稱號召天下文士前後在幕府亦最久然未嘗一有干請尙書沒而卒護送其孤喪以歸當是時王公已告歸君從之游久而不厭相與論列書史考證文字詠歌爲樂不久而王公及君相繼以沒悲夫余初識君於王公坐間最初在西湖瑪瑙寺王公大會江浙才士余輩皆得從游其後公年八十東南之士稱觴者彌衆君酒酣振

歌驚其座人迄今將三十年而君之墓有宿草矣君之詩指事類情務使明白曉暢而皆有典據其氣尤鬱勃不能自掩卒以此終其身至今思其人談其軼事猶軒軒在眉目間君同時名人以科第官爵顯者亦皆隨世淹謝而君乃始克以詩見於世此尤可爲世之阨窮而不得志者悲也君之詩先爲曾侍郎煥選刻于邗上曰朋舊詩鈔今君之里人柳君樹芳得君遺稿將爲梓行柳君之感激好事豈非君之風聲義尙有以致之與

芋香山房詩鈔一卷徐筠撰刻入三布衣詩鈔一吳縣鈕樹

陳來泰序

一謙四益閣文鈔史善長撰

鴻爪山房詩鈔吳中奇撰

吳江縣志 卷三十一
翁廣平序我邑百餘年來頗多詩人以驚才絕艷之辭而
遇坎墮阨塞之境者莫如吳漢槎後數十年其從曾孫瘦
夫處境畧相似詩亦秋筮嗣響也瘦夫客吳門主石遠梅
家其後母與妻子皆沒長寓吳門不返性簡傲不肯一見
權貴破帽敝衣意氣自若瘦夫遠梅相繼化去余至吳門
石氏訪其遺詩遠梅子藹士曰我師詩在者僅十之四五
頗雜亂不能爲之編年乃分古近體錄之計詩二百九十
首其所抒寫每託之美人香草之思真能得比興之旨者
也

萬葉堂詩鈔李紫綸撰

翁廣平序紫綸大父玉洲先生以詩歌雄視海內所著貞
一齋集爲歸愚沈宗伯進呈得蒙

睿鑒其世父漪亭虹橋與其尊甫菴溪先生皆工爲詩紫綸
詩淵源於家學梁山舟侍講評紫綸詩酷似玉洲先生余
謂玉洲詩如太華山峰卓立雲表不可攀躋紫綸詩如羅
浮兩山風雨離合惟其不似乃所以爲似也

小瓊海詩四集二十一卷陳赫撰

自序

姪鍾英後序先本生祖海士公足跡半天下晚歲寓長崎
島二年詩益豪捐館後藁本散佚存者僅十四章耳繼起
者吾叔父二赤先生始學玉溪生及放筆爲之頗類蘇長
公晚乃非唐非宋自成一家言亦嘗越齊魯游燕薊渡河
洛經滄海挹天台雁宕之勝古人所謂得江山之助者非
耶先生詩其前刻者二集六卷今刻者爲初集三集四集

合二集爲二十一卷可謂多矣然而海士公之少人不厭其少先生之多人不厭其多也先君子不好游亦不恆爲詩有作亦輒焚棄閉戶讀書所著有詩考異再補說文通正共二十餘卷嘗謂鍾英曰大生不滿百當圖所以不死者吾持此以敵爾叔果孰多而孰少也先君子見背鍾英搜羅贖墨得詩文詞各一卷求先生序而刊行之詩考異再補說文通正二書以貧故尙有待也今先生詩得計君光旻周君城刊之以傳先生死久矣諸君不忘其舊如此可不謂賢乎雖然其可以不死者固自在先生也

話兩樓詩鈔王楠撰

長春草廬學詩十卷邱澂撰

自序凡物必有來處已往皆來處也唯詩亦然凡物必有

自得現前皆自得也唯詩亦然不令人一望無餘又令人一望而知詩之中有物焉詩也非詩也詩之外有物焉詩也非詩也善言詩者於字裏行間求之而予未之能也願學焉

長春草廬學文一卷邱澂撰

自序古未有文字先有語言因乎語言而後文字生焉諧聲有韻之文之謂也若夫不必有韻之文不離乎象形指事會意無是形無是事無是意將無語言亦無文字是故辭章之文余亦學之而弗能也余所學者因乎語言而有文字然而取心注手戛戛其難誠如韓子所云何所得於形聲事意之表何所行於語言文字之中學之數十年有未之能焉耳矣

陳赫序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必非知詩人惟文亦然明正德嘉靖間李空同以撫擬秦漢倡於是人人皆秦漢茅鹿門以撫擬八家倡於是人人皆八家舍一己之性情面目而餽釘之縱橫馳驟之始所謂作詩必此詩者與夫文之爲道猶之名物象數也皆有自然之造化便宜之體勢因物之曲折爲文之曲折因事之平奇順逆爲文之平奇順逆我初無與也而我之性情出焉我之面目見焉外兄東湖致力於詩古文諸子百家曲學小道無不研究皆謂涉獵欲然不自足去年屬余較閱長春草廬學詩竟復爲訂其學文吾知東湖之詩卑而天下曉然知爲東湖之詩非猶夫人人之詩則東湖之文出天下亦將曉然知爲東湖之文非猶夫人人之文哉

易安齋詩集六卷邱孫梧撰

自序余稟性寡欲於人世鮮嗜好惟好讀古人詩好作詩而已讀古人詩不爲作詩計也當作詩亦絕無古人詩在意中也古人之詩余好之無能擇亦不欲擇所不好者唐之沈宋高岑宋之西崑諸公元之虞揚范揭及吳淵穎明之前後七子而已余所自爲詩亦不拘一格亦不守一體憶七齡時先君子抱置膝上曰余生平以詩爲性命案上有古詩源全唐詩錄教之激昂慷慨讀古歌謠又教之低徊宛轉讀今體詩今兒無狀先君子有知其悲余之生不成名而猶喜其以詩爲性命亦如先君子乎

有餘地詩四卷邱孫錦撰

陳來泰序

吳江縣志 卷三十一
德芬堂詩六卷邱岡撰

諸琴香處詩十三卷邱璋撰

遠庵文鈔費蘭墀撰

仁和宋咸熙序太史之友不泥理而昧事不侈古而窒今不以空言而無濟世用而文品之謹嚴高潔於鱸江尤似之太史立朝雖施者不遇亦可為文字之功臣也矣

私淑艾齋文集吳育撰

留詩閣集 番寨柳枝詞程際韶撰

奏稿一卷 遲雲吟館詩四卷程邦憲撰

小遂初堂詩八卷文三卷潘眉撰

餅隱庵詩趙筠撰

雲巢詩鈔沈璟撰

禮堂詩鈔八卷沈大本撰

風雨茅堂集張澹撰

潛吉堂詩二卷詞一卷楊秉柱撰

夢游草十卷金文城撰

聽雨芭蕉館詩草三卷金黃鍾撰

聽鶯居文鈔三十卷翁廣平撰

桐城姚鼐序庚午之秋吳江翁子海村來游金陵攜其文數十萬言衣敝衣芒屨布襪見余於鍾山書院貌恂恂執禮甚恭與坐談出入經史百子象緯輿地六書韻學與夫山海之經殊方異域之志莫不淹貫余異其人亟讀其文議論闕肆反覆馳騁而不乖於法記傳序事諸作洋洋數千言無剽竊模擬之跡翁子蓋安貧力學之士也癸酉復

來金陵其貧如故其文益富古人云非窮愁不能著書卽以吳江一邑而論如潘稼堂徐虹亭以博學鴻辭入詞垣不久落職吳漢槎以科場事譴戍計甫草以奏銷案被斥他若朱愚菴周草亭王寅旭陳長發亦皆終老於江鄉然其遺集至今流布人間今翁子繼稼堂諸君而起著作之富未肯稍讓不以窮困動其心翁子真安貧力學之士也仁和汪家禧序別集源於東漢盛於唐宋要其成亦爲經子史之分支經有箋疏義理子有儒道名法九流之別而史自記傳編年而外爲別史爲史考爲傳記海邨先生其爲別史史考傳記之學乎先生書其別著錄者有吾妻鏡補續松陵文獻其文集又爲三十卷鈎貫金石考稽前聞其能足媲甬上全先生嗚呼至矣雖然家禧有請焉松陵

先生之里也其樸學自喜獨究始終要推愚庵長發寅旭果堂朱陳均治毛詩今陳書顯而朱微寅旭見推宣城所傳曉庵新法要與宣城多異同果堂於律呂算數略發明於文集中尙可徵其全乎非先生莫能詳也他日過先生里當櫂船就訪焉

駢拇賸墨二卷陸俊撰

陸念祖序鶴臞道人念祖兄也少多病七歲不能行年十三讀嵇叔夜養生論慨然曰神仙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歛其精神爲導引術行之三年而貌加豐而此心已如木石如爐中死灰惟好游輒半年不歸性不喜讀嘗從張看雲徵君游因善畫不三年棄去凡翰墨之事靡不喜之喜而輒厭年四十五病顛終日或笑或哭無時恆不食其食也

兼數日之糧一日忽曰文字翰墨之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我將有所爲矣喃喃強人語病中輒喜作字作畫及詩文語無紀律而機鋒四溢黎里陳君秋史愛之拾其畧純潔者付之梓俾後世之知余兄者不從學問功力中得來不過盡其顛而已矣

養餘齋詩初二三集十四卷柳樹芳撰

得間集郭慶序往從陳君夢琴所得見柳君湄生詩數首喜其能樹風骨有風人志士之思湄生鈔錄所爲得間集四卷乞爲點定爲刪存如千首而係之曰詩之爲道廣其爲塗寬自朝廷郊廟規箴風諭以至里巷歌謠自言其傷自鴻材博學卓犖凌厲以至單詞小篇側僻險澀苟有合於詩之道則皆可以名家而自立其大要莫不以崇尚雅

正脫去鄙俗爲之主夫能爾雅而遠俗苟非其人之性情慕尙超然異於時流者不足以及此湄生學詩亦近耳善病之餘吟詠性情以自娛固未暇窮探源流極命百代也然卽其詩而觀之感時序之貞萋悲綺紈之溺志露苦霜辛以自淬厲遇物弔古懷賢哲之遺烈思金石之永久閱時水旱長吟獨謠此皆古來風人志士之所存性情慕尙不已超然異於時流乎雖然此特學詩者之本耳苟非充之以問學博之以古今尋源溯流沈酣百家則其中之所存者蓄焉而不厚積焉而不流意滿口重而不能如其心之所欲出吾知湄生必有以進於此道矣

孤唱集顧日新序凡古人著書必有其端因其端以爲託始則書名焉諸子百家莫不皆然不必詩也而詩之以分

集著者翊於宋而要皆原本於古詩之所謂什說詩者曰音成十謂之章蓋各從其類而統之所重云爾予既爲柳子作詩序甫一年而柳子有悼亡之事柳子摯於倫紀而其偶沈孺人淑德婉孌事柳子合於古列女之誼所以助柳子之蓄德樹學不淺則其亡也豈其偶然者夫柳子之著書非欲馳聲名而夸耳目也將以宣其胸中所得而已而又處境夸坦無所爲憤世嫉俗之感則其謙退以待時深藏而不露非若他人之汲汲然者今日激於一慟而以孤唱名其集也自是而柳子之詩可以傳沈孺人之賢即可藉柳子之詩以傳是則柳子之不幸非其詩之不幸也荆領集松江欽善序崑崙之河一墟水耳一瀉萬里藏曲於直河弗知藏靜於動河弗知生人之心一崑崙墟也性

無迹其抱神而居者性之迹也情無迹其駛氣而行者情之迹也其抱也其駛也無所拘而若有約之任其縱而若有格之愈約愈顯愈格愈通心之體河之源心之用河之流也吳江柳君之詩主性情而有一瀉之勢也其神動其氣直其抱坦然於世其駛也奮往自縱藉抒其所蓄之不平柳君之坦然而縱也將毋自疑而以其詩入卷遙示於予予遙謂柳君無用疑爲矣抱其神隨神而動我無與焉動之極卽靜之極也駛其氣隨氣而直我無與焉直之極卽曲之極也此宇宙之至理予所克知而弗克到者當與柳君共勉之

小蓬海詩四卷

集唐詩

卷翁雜撰

寒碧軒詩鈔陳燮撰

陳壽熊序寒碧軒詩鈔者我從兄刑部司獄諱燮字叔理之所著也兄汲後十餘年其孫昌錚始克哀集之而請予為編次嗚呼兄為是詩時予不得而見之矣獨念兄之盛年當乾隆嘉慶間吾鄉物力充實士大夫多風雅好事兄尤豪邁尚氣誼一時以文章負時望者如袁大令枚洪編修亮吉皆樂與之游同邑則郭上舍磨袁徵君棠輩過從尤數每春秋佳日必有文酒之會坐客常滿而兄配袁孺人子山壽輩亦皆能詩閨門之內含商咀宮優游焉不知歲月之逝蓋三四十年前吾宗文采之盛人情俗尚之寬舒觀是編猶可想見焉及子束髮學為辭章而兄年齒已邁故交零落賓客皆散去終日坐一几臥一榻無事則與鄰老對為擗蒲戲酒酣談笑伉爽之氣猶見於眉目間而

而人事已非故矣況於墓木已拱遺文甫訂鄉者弱小之弟將偃蹇困阨以老其可悲歎又何如耶

新咏樓詩集 卷徐達源撰

嶺海紀游集徐晉鏞撰

陳壽熊序自來文章家皆樂得奇節異行與江山之壯觀以起發其文辭增長其氣魄顧褒揚忠節於文為長本朝自蔣心餘太史始發諸詩踵起者眾遂為前代所未有若游覽之作古今能事盡矣自非蒼雄幽曠萬變而無窮亦無以踰乎古作者故其成體為較難雖然生古人之後無勝乎古人者則不能望古人斬勝乎古人而以其文與古人角猶不若以其性情與古人角之為得也蓋文詞本乎性情而性情各有所獨到其獨到者不後於古人即文未

工猶有取焉况其斐然者乎徐君治伯爲吾從母夫山民
徐丈之長嗣少從其師顧耕石太史游粵東其後旅食郡
城所交多賢士夫業益進往者郡中朱仲潔孝廉作詩有
法度尤善紀實事表風節灑灑千百言不懈治伯亦長此
體益窮其變是可謂精能矣其嶺海紀游集若干卷則從
師時所著詩之工世能知之抑非其至者獨於太史旅襪
南還時千里護喪惓惓師門之意溢於言者是可尙也乙
巳歲首予與治伯皆家居風雨中數相過從既得盡讀其
近詩又以是集索序予欲使讀者知治伯之長之不盡於
是而亦未始不足以見治伯也故論之如此

忍冬草廬詩稿 卷徐晉鎔撰

秋士詩鈔三卷汝塔玉撰

沈璟序

改吟齋詩 燼餘草葉樹枚撰

孤鴻編 武林游草殷增撰

右岑自存草吳渙撰

受恆受漸齋文集六卷外集四卷詩集六卷沈曰富撰

平湖顧廣譽序昔桐城姚惜抱氏得望溪海峰之傳以文
章名海內叟姚先生樛寮實受之一時造門受業者綦眾
而沈子沃之爲最著沃之弱冠後嘗嚴事我邑方君子春
以程朱之學視其身又攻詩古文辭有聞於世及是益探
其窾要每述姚先生之言曰酌唐之文準宋之理又曰詩
者性情之事其淵源之正如是而才氣肆應常沛然而有
餘變化屈伸與道大適晚年益涵濡六經而沃之不幸死

矣嗚呼沃之舉於鄉二十年矣而未膺一第每語及軍國利病民生疾苦與夫人才之消長進退輒為感慨係之沃之既不用其抱負祇以寄之於文又欲綜論國朝諸儒道術之異同折衷其得失作為學案一書以解後代人心之惑成方氏兩姚氏未竟之業蓋其胸次之蘊涵所未及發露者非可以一端盡也

婁姚椿跋經術淵深辭氣樸茂議禮文字尤為精謹擬於國朝文家鈍翁竹垞冠雲見復諸君子庶幾近似其他縱橫習氣非可以溷德人之言也入廡修容解特為表微之論可謂有功經傳文亦樸屬微至劉海峰為江慎修先生傳謂六經之文經歷千載有遞相推測隱度直至今日而始明者其言至公至當可百世以俟聖人如此文亦其一

一端也世有窮經學古之士盡取此等疑義諸儒所已定者蒼萃一書以待明哲之士折衷至當豈非斯文之大幸哉

靜遠堂詩文集四卷陳壽熊撰

味無味齋駢體文二卷董兆熊撰

平湖黃金臺序曩者王硯農徵士言吳江董夢蘭駢體之

文當今作手也神交已久未窺繁露之篇面晤無緣徒望

飛雲之閣既而茸郡接茵留溪聯榻見君蕭蕭鬢影漸欲

成絲短短目光偏能似炬得盡讀其味無味齋文集而序

之曰君之少也橋隕山南萱存堂北王珪志業謹奉慈箴

江淹文章克承闡誨其為文也根柢既深英華自茂積珠

元圃無非夜光伐材鄧林都是奇木笑葉絢露簪以神香

吳江縣志 卷三十一
心苗茁春沃之仙醞霞駁則粵思濬發星稠則縟旨羅生
然僕所更傾服者君生平孤芳自賞介節獨真正平懷刺
未肯輕投叔夜接函慣遲作答嫌防瓜李節抱松筠宜乎
應周室之賓興蒙漢家之徵辟陳蕃薦五處士非出于求
田歆舉六孝廉實由品詣卽以文論胸羅玉筍腕運錦機
秋宵月華珠輪五色春日花宴繡幔十里江東英俊無卿
比也

任廷陽序

歸廬文稿 笠東草堂詩俞岳撰

貧坡詩稿四卷潘緯撰

宜雅堂集六卷仲湘撰

平湖賈敦良序

扶雅堂集十卷楊炳春撰

硯隱詩存四卷楊義撰

春敷詩稿一卷沈元溥撰

頤性齋詩集八卷金芝原撰

集古詩鈔四卷顧思虞撰

述朗序

焦桐吟館詩鈔八卷柳清源撰

董兆熊序余年二十餘始以詩見古查柳君遂折輩行得
聯交契間與余言吾猶子松琴似鏡矚清如冰抱冷五筍
右書時亮恣爲瀏覽一杯濁酒嵇康適其性情無慚玉樹
之姿特異銅槃之饌余固心儀之而未之識也二三年來
君以詩質證索序於余觀其幽悰峻潔逸軌超騰不吮塵

簋之雋獸斗杓之漿每當星晚露初花開葉落吹三孔
之笛彈一弦之琴宮商協和聲音通暢高邱無女追懷屈
平之騷前溪住家徧唱沈充之曲蘆中秋語翹鸞不驚竹
裏風鳴疎蛩欲歇其旨永其辭深近時詩人之尤也

壽松堂詩集十二卷文集二卷陳來泰撰

春雨樓詩文集八卷殷壽彭撰

夢蓮草堂遺詩十二卷陸日愛撰

享帚集陳鍾英撰

菰煙蘆雪集六卷李玉猷撰

守拙齋遺稿五卷吳家麒撰

柳樹芳序

橙香書屋遺稿吳家驥撰

陳希恕序

杏園遺稿吳繩祖撰

夢鷗閣詩鈔許銓撰

殷壽臻序

寫韻樓遺詩徐達源室吳瓊仙撰

錢唐吳錫麒序安人吳氏名瓊仙字珊珊平望鎮人翰林
院待詔徐君山民之配也明月前身神仙眷屬稟其玉德
名字燦於鐫茗振此彤華婉變遇之操管迨冰旣泮有俟
于堂玉鏡之檻蟾窺女牀之山鸞下明明織女臨文昌之
宮肅肅閨門啟學生之屋襖湖春緩合路秋晴家臨古木
之橋人住梨花之里風來綠入雲過香停每當雞枕催晨
鴨爐張夕豪乍飛而妾和句甫就而郎箋涉江之吟則魚

皆出聽落葉之曲則彈亦能哀清音迭更勝趣彌遠故山
民金門初入菱製旋返落落可忘乎蔽冕陽陽有樂乎房
教此歌彼謠若將終身矣無何淇泉永歎偏脂衛女之車
壘曰煩題遠咽孝娥之水僅嗟日及萍感波流而日愁余
一身殉母遂使鴛鴦帳裏長單竟空翡翠匣中餘墨猶漬
繾綣遺簪流連故劍未灰之字僅脫諸蟬化待輯之編更
勛於螢照迴雲中之笙吹振海上之嗷鳴殷浮婦人集中
莫爭鉅麗君房墉城錄裏咸遜才名此皆以十索吟傳而
不覺九迴腸斷者也

珠來閣遺詩徐錫第室朱萼增撰

郭磨序徐君蘭叔以其夫人珠來閣遺詩一冊介陳君夢
琴乞序於余余取其詩讀之情深而不流婉悅而有則真

有合於風人之旨者昌黎有言和平之音淡薄愁思之聲
要眇懽愉難工窮苦易好夫人相其賢夫有靜好之樂無
勃礫之辭又所居豐厚米鹽凌藉無措於懷固宜不爲窮
愁憔悴之音而和平淡薄亦自有其性情之所寄使人一
往三復而得其柔靜莊妹之意雞鳴昧旦之詩與柏舟燕
燕並傳於後世而見取於聖人又奚必窮愁憔悴而後爲
工也

潮音閣集任兆麟室張允滋撰

宜秋小院詩詞鈔陳昌言室汪玉軫撰

宛懷韻語邱聲繼室許瓊思撰

仰南樓聞見集 閨女拾誦蒯家珍室錢與齡撰

秋卿遺藁袁鴻室王蕙芳撰

拾香樓彙陳燮室袁淑芳撰

涵青閣詩鈔王家榛室董雲鵠撰

賸香集陳鎬室計蕙仙撰

竹韻樓詩鈔卷周光緯室王淑撰

琴趣一卷

朱高箬序

評月樓詩詞彙陳三陸室趙婉蘭撰

綠牕草陳耀室李持玉撰

翡翠巢遺稿宋干乘室黃芸馨撰

頌琴樓草許簡室丁月鄰撰

須曼華館小藁朱瑞增室徐嫺撰

鸞影遺藁史善長室吳鶴侶撰

史善長序聘室吳氏鶴侶既歿二十日子始自白門歸以素服臨其喪竝徵其生前所為詩則零落不存什一予於

婦為中表其姑姊妹皆得以母黨禮見因告子曰鶴侶年

十一二學詩今年二十三矣所作不下數百首自與子締

姻也宗黨中聞子貧恆耳語或至憂歎鶴侶夷然不一措

意及子蚤歲補諸生有名譽多喜相賀鶴侶亦無改容惟

有人稱子善詩歌則俯首凝睇若陰志於心也今子涓吉

在九月衣襦簪珥一不問日自錄詩成帙藏篋中有問者

但笑不應或亂以他語揣其情蓋將以待子之是正而賈

志奄殆感憤抑塞之氣迫而無所訴遂盡付之一燼鶴侶

歿以八月二日其焚詩則在七月二十九日也予輩力諫

鶴侶曰身已作幻泡露電焉用此語言文字重惑來者因

泣然不能仰視有秋水航詩及詠物雜著數卷今皆成灰

燼矣茲就向所錄者付子子讀之凡五十餘首竝清雋雅

潔明年外舅自蜀還又得二十餘首彙爲一卷顏之曰鸞影鳴呼予自束髮來窮窶無以自立又狂愚爲世所棄獨念婦一弱女子未識予面而知予深且以予貧賤故傷其生斯則予之負疚者無窮也

雪牀詩鈔釋霽堂撰

翁廣平序霽堂長洲之甫里人姓陳氏年十二喜爲詩弱冠祝髮於天津之彌勒禪院受衣鉢於玉峰雪厓禪師行脚至兩浙渡錢塘升子陵之釣臺訪安道之剡溪畱滯於雲棲四明者數年之粵東尋元虛之洞拜觀音之巖莫不有詩記之既歸任吳江蘆墟之長馨庵與長洲沈歸愚宗伯尤交善宗伯以其詩爲有韋孟之風既寂收其詩入別裁集中柳君古查得其遺藁將付剞劂屬余序之余謂韓歐之於文暢惟儼輩豈漫然爲之獎借哉宗伯近日之韓歐也其所評選不遺霽堂詩者蓋實有清幽古澹超曠拔俗之致雖以韋孟目之非虛譽也

天寥遺藁三卷吳鵬撰

郭麐序天寥蘆墟吳氏子名鵬字獨游天寥其爲浮圖之號也天寥年五十始薙髮爲浮圖二年而卒故農家子又少習衣工未讀書余與之同鄉里數數過從因識湘湄江庵諸君慕好爲詩時時有性情語朋輩輒相假借歎譽之中年好博爲博徒爲逋客爲傭保已而爲浮圖以沒今所存詩二百餘首頗有可觀者凡三卷前二卷未爲浮圖時所作總名之曰天寥遺詩要其終也

切問齋文鈔三十卷陸燿輯

自序道備於經詳於史經猶鵠也史冊所載則古今射鵠
之人也讀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鵠之人則固可
無事於文矣然自孔子之世即有老聃孟子之世即有揚
墨遭秦焚書經缺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鶩學者惑於歧
途而六經始晦而史家之予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
旨迨昌黎韓愈出始闢老佛荀揚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
禹下其初也由其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術道者以
成文自是唐宋諸儒之務為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
或亡然其弊也有為訓詁之文有為講說之文者夫有漢
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無可憾而復擗
摭細瑣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
觀玩其枝葉忘其本根 如聚訟無益毫毛此何為者也

閉門而談天道高座而說明心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
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於禪宗篤實者
窘於應務此又何為者也至如馳騫詞章揣摩應舉因循
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乃耗費精神為此不急
道不終晦矣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所已言與其所不
必言不若以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者以著之也夫事有
與古相違而於道適合者譬諸河也碣石其入海之路也
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執古人之
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方今名臣大儒接跡
熙朝類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心之宜或已見諸施行
或尚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固與史傳中人決得失
於六經之圃於為文乎何有此則余切問齋文鈔之意也

夫

桐鄉馮浩序

唐文粹補遺二十六卷郭麐撰輯

英山金勇序

元文選三十卷楊復吉撰輯

南宋文錄四十二卷董兆熊輯

趙氏詩存十二卷趙作舟輯

沈欽霖序趙海帆上舍自山右歸所撰述及纂輯詩古文甚夥而尤加意於先人世澤哀集有明以來先世所傳詩數十種擷其尤者得若干首將付諸梓人而辱以示余按趙氏自半江公以名會元起家政績文章彪炳史冊其後八厓胎前光清芬彌振當有明中葉吾邑人才蔚起若夫

若周若葉暨先太常公以下俱各以清明舊澤樹幟詞壇而趙則自漁菴蓋庵山子公而外其尤著者亦不下數十家或屏蹟江湖範山樸水或馳驅皇路挖雅揚風至如玉帳牙旗巖疆重鎮邊關橫槊之雄燕寢凝香之賦壯采豪情實乎尙已若乃運邁滄桑隕心危涕舉感憤抑鬱之懷粹投於間關青燐白骨之場固不無危苦之詞而要祖述風騷淵源忠孝無乖乎溫柔敦厚之旨也嗟夫昔之稱賢子孫者於祖宗柢捲所畱手澤所存猶愛護不忍釋況先人數百年之著作其勳名志節胥於是乎在而顧任其湮沒而不彰是誰之咎與吾族向有詩錄之刻甲子之春霖銜恤南旋思欲蒐羅遺失續成一編至今未就今海帆獨薈萃三百年散逸之餘哀然成集其有功於先人者甚大

海帆工詩所著頗多異日有續所編其必以海帆為稱首矣夫

沈氏詩存十二卷沈彤輯

國朝松陵詩徵二十卷袁景輅輯

長洲沈德潛序

松陵詩徵前編十二卷殷增輯

自序吾邑文獻自有明以前幾至無徵之歎歲癸酉秦君海門以張雪窗松陵詩約見示病其不及宋元即前明亦未盡備嗣得周笠川之詩粹去取與約互異而詩不及宋元則同他如董誦孫之詩乘則刻而未成顧雪灘之詩略所選皆一時交游不及前哲虞雍生云文獻不傳後生之責用是廣搜博訪凡宋元詩選羣邑志乘金石碑版以及

山經地志說部諸書靡不蒐羅又得友朋採輯之助併合詩粹詩約詩略詩乘而去取之凡三易寒暑而始成編墨一漏萬是所不免其仍名詩徵之義則具於例言云

松陵詩徵續編十四卷陸日愛輯

自序松陵詩徵者鄉先輩袁質中明經景輅之所輯也書成於乾隆初距今幾百年矣日愛嘗欲續為而未暇咸豐三年讀書村居始與陳君子松楊君利叔稍稍錄之逾年得若干卷因名之曰續編夫詞章一藝耳特其工之也難即不得遽聽其泯沒昔王介甫選唐百家詩以費日力於此為可惜而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又以巧文麗詞不久漸滅為可悲知其可悲而不自惜其勤是編所以作也若曰文獻無徵後生之責則亦非日愛所敢承矣

稷湖詩拾徐達源輯

平望詩存十五卷翁廣平

自序

盛湖詩萃十一卷王顯輯續編四卷王致望輯

聞湖詩續鈔七卷李王猷輯

留爪集仲湘輯

補遺

聽泉遺詩三卷李曹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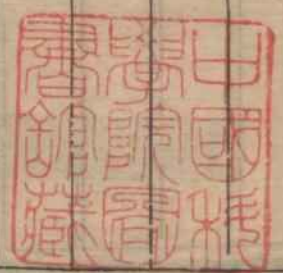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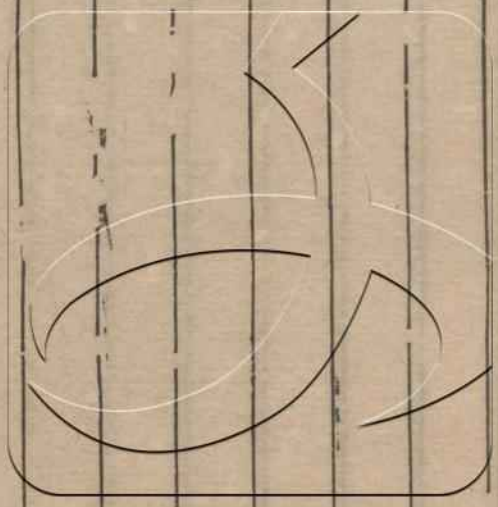
伴梧詩存二卷李福昌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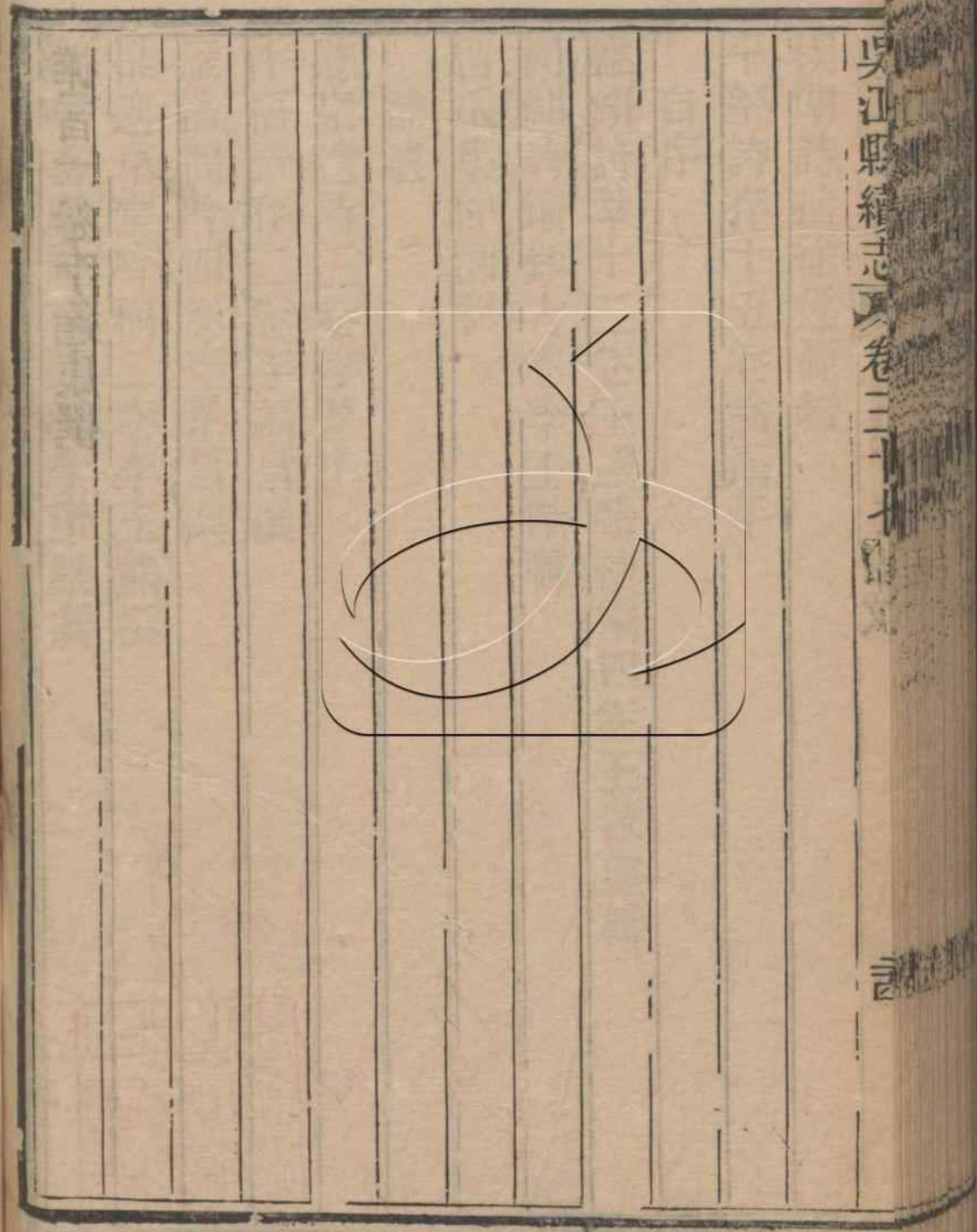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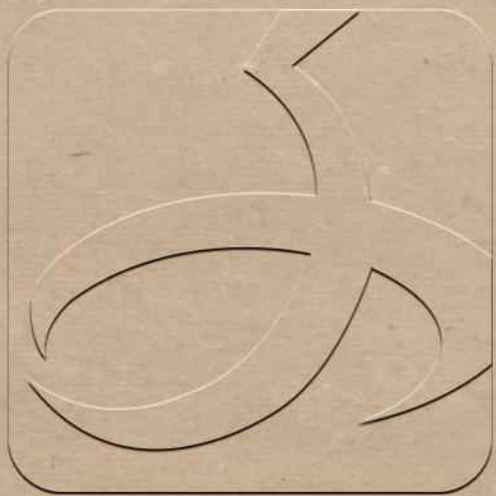
雁渚閒吟四卷李景昌撰

惟適草堂吟稿二卷李王熊撰

清暉書屋詩存二卷李豫康撰

雜音一卷李達康撰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